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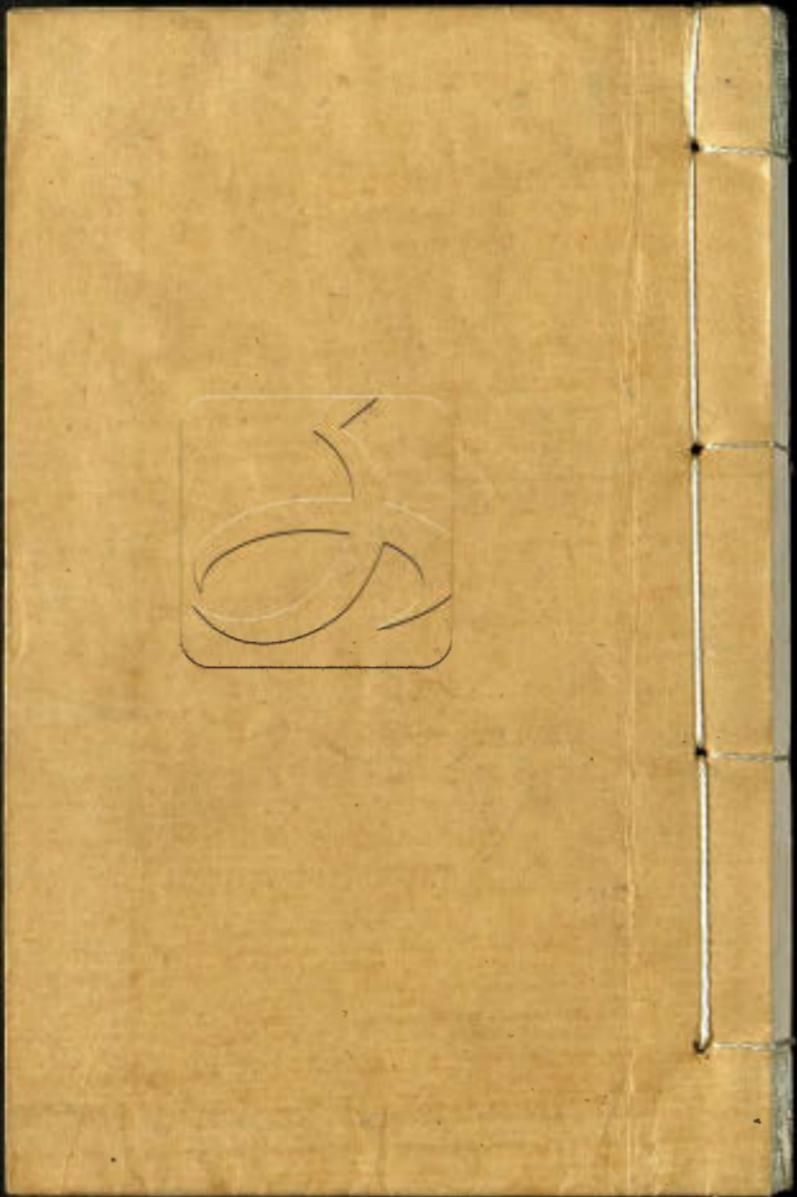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銅初因學紉間性



明治壬午孟春  
樂善堂縮刻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雜家類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黽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公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含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譚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訛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

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稱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摹應麟手書藏弃之家以爲珍爰此本乃

國朝閩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蕪焉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尙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隨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遞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

世 闕按宋總腕丙子昌世甫十歲勤此時年五十六

書來曰吾父平生著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

今以其書視于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實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觀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闕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與公之父吏部闕按宋史王應麟傳父珍會同年進士闕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

諡清 忠 知徽州民稱爲清白太守

同年進士

進士則珍亦牟生年章第

先父大理

闕按牛應龍傳文  
嶽為大理少卿

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

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

者母以為借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降山

闕按牛應龍傳先世蜀之并研人後徙居  
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降山先生

牛應

龍謹識

全云按深澤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凌儀定居於鄆蓋屬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父綸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

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贈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曾為教官次季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慷慨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願讀父書求己志以畢

此生不願子外 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闕氏以為是在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天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

於禮成於樂其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

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

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

見之廣匆匆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

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

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擅目拱手面牆背芒浴浴相承恬不以為

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

案其字闕  
本誤作其

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

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

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闕按牛應龍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己丑暨三十年 方同序小學緒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

四公長回六歲是去武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棋濟川分治慶生於嘉平十四年辛巳

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最久官翰林苑時欲悉心以所著書進于朝廷

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

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

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敘

十一諡文清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閱按元史袁楠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不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全云酒香絕不粗學其為文醇清作墓志意不其紹朱子

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有說盡全副裝點其固陋耳其論學亦依附正獻正書以為

先型受業深寧門下而以獨得等語清之至乃情然欲其情也元祐朱錢氏大所精研堂果王厚齋生卒年

月考云開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年壬午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

文官稱采北澗濤之歲五冬申辰其父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

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未堂祭文又有季夏聞出就登帝梓澤海濤濤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表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少學運靈臺吐異芬詞章何處盡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日來鶴印蒼靈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出就登帝梓澤海濤濤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遺民燕說經生濼齋語孝先經微言空有意獨抱已無聲濼濼雜採其高舉凡駁采新銘附世士幽於行誰明

再世登龍看涓涓源可再規治山遺正猶東澗結真如腹詩名空在危梁變愛蓮重賦安瀾冷寒泊瀟瀟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字內名宿麟集而家

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

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

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

大人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授其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

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壺孫手最勝大

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

詠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

間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

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

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

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得  
自屹屹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  
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  
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  
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  
下民開卷有得述為  
紀聞深寧寡識

右三十八字方尚

書親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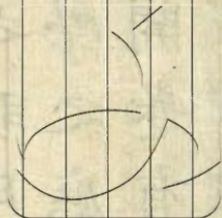
季辰

曰孟

孟勤

微君欣然如其請蓋微君曾兩遣人至鄙懇訪其裔孫存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復文敘

繪其遺像亦不存其手蹟猶前志也國詠臨并記○元祐末全謝山未尚書工伯厚先生書像記百司  
學為君里等為言柳丞郎王氏有先生像聖書往讀而觀之須眉炯然瑞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士惜  
不令百詩見之也



困學紀聞二箋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  
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  
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  
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嘗充七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閻采  
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士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  
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  
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纒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  
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  
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

察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盧見之嗟賞以為在二家之上子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子亦未能成此筴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筴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後學子全祖望撰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勅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閩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為之注自通籍以至臚仕敷政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為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解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蓋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蓋疑不決者乃浚然冰釋若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選也其疏證之苟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覆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抵牾者

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眞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眞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諸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即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讀陋何足以知先生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元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官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歸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輻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知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

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  
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  
術節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符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  
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論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  
月望日姻愚弟黃徵又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  
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  
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粹難探  
其本源雖以閩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  
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連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  
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閩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予盍詳注之  
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  
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  
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棟發雲  
南從此移貽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  
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

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以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陸同年又詳數十條穀陸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篋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十有五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

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桂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

柱上虞王孝廉照問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

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鶴原

之感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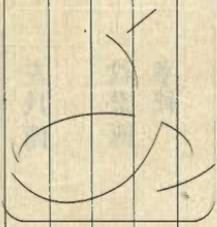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卷九

天道

歷數

經說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宗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注卷一

易

元圻案宋鄭駘老曰周易一萬四千二百七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

无咎震以鬼神致福

元圻案震以疾致福乃宋襄公案襄公謂語見秦 待那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 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勝為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於於默而

成之養其誠也下繫於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

謂辭也 三箋至云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誤。元圻案宋高公秉案易說曰辭之所發實乎誠故脩於

於六辭語默一也 宋朱文公筆墨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發盡知文意之本言則猶於此事在宋信進德之

後而未可以遽若矩或有詩賦之所說數則實於乾乾文揚之意文益速而不相也厚廢矣文古辭之

語似與宋子惠宋公魏鶴山師友雜言行復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夫文以察時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墮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祐案邵子觀外篇下樓次  
劉明治主於亂字姤次夫明亂生於治字時敵時敵未有剝而不復象有姤而不大有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  
子孫其昌足以聖天貴夫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可馬溫公易說曰履霜象冰君子慎於末才杜禍於未  
萌 揭顯山易說曰月過日以爲明者也豈前與日敵故幾墮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邵原也全身以待時杜龍所以戒繫欽也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祐案二國法魏管寧傳注博子曰邵原注則直清義以括物寧謂原已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括囊之道也又杜鄭傳魏魏亂荆州裴表待以賓禮同郡  
繫欽數見於表魏魏之曰吾所以與子信矣者徒欲籠魏幽冀時風羽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長  
者委身敵子豈能不己非吾從也吾其節子絕矣 呂成公安說曰處風羽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長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館老

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祐案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辨九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部法家類纂二十卷周禮辨九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至冰至即女壯之戒

元祐案書李昉詳周易象說乾初九注十賈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曰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十賈曰陰在初六五月之時曰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笑爲書說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

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

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間訓云今龍昏而潛數外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

及閩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夕惕若爲句屬无咎爲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說龍脚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未之本義止之 何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說龍脚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未之本義止之

公說經徒欲多騁辭耳全云 揆有餘云乾以惕无咎者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具陰陽日夕

之說耳又云潛字以屬字連下無異讀者如慎密徒固張爾文不一而是也田何以來而此不止

南也且末于更在于泰爲協左傳 山云書有悅慎惟爲之句從屬字絕亦有說元祐案 王澆曰曰終日乾

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叢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極憂懼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

曰言蓋人元已發矣矣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子部雜家類注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子有屬言無屬也理恐未

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鄭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

亦善言易天澤相泰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誦書容經 云亢龍往而

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

乎 案下文云龍與細細能與巨龍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龍能草。全云卷五靈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危之志而驚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自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入即龍入而耳夷矣澤之生正蓋以森茂之術終於於蘇梁則已歸於易則尚桓云云

夫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蓋蓋其時為之。元死於家史之術雖列傳傳說非則曰易曰元龍云云應侯因謂充相相王新悅榮等計書葬葬為秦相與收用至宰相秦數月人或惑之懼誅乃謝歸相印號為

侯因謂充相相王新悅榮等計書葬葬為秦相與收用至宰相秦數月人或惑之懼誅乃謝歸相印號為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

案見外傳計倪篇

陸宣公 收復河中後 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元圻案夫矣待珍珠胎曰越絕書景文總自云責攝或曰子晉操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難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謂國後人所為而後人又附益之者按篇末叙則章名有米復以庚以口為姓本之以矢楚相屈原取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求東征死類其體文辭屬定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鳩武非常之變于賈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

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

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 案賈說見唐李鼎撰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 愚謂此說

為長 元圻案伊川曰易傳著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得柔居尊位猶曰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氏是也非

也 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當也 宋本謂見後說曰女媧不負於畫有燧石補天

之事非非也 周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毛伯玉見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若君是已何以

女媧氏之 晉書王傅實字令升新蔡人不知何朝者以號關侯 朱竹坡總義於賈周易生情

志十卷佚於上存 卷五孟志云林駁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

困學紀聞注 卷一 三

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何云晉室八王對兵非不封建也秦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

創徐備舉而亦亡也與晉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徐遂創郡縣武備則天子之變反弱此於封建郡縣道兩失之何說乎元祐蔡皇甫論帝王也紀南齊在初魏武帝以上世掌尉正封於勤及夏之衰自黜遷於躬石因夏長代夏諸侯相繼於故郡仍依同姓諸侯封爵非不脩民事而信業足足殺少難有虧之疑因黎之室主界及養優其師節節而尋故夏帝相 哀公三子在周虢方族歸於有仍仍主康為仍就正諸侯探求之逃奔有虞虞解於之是以一姚而高麗稱有田一放有衆一旅以收復衆家滅過之傷鳥之類 史記周本紀周公三伯行政就武王和甘和十四人在厲王死於薨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及共立之是為宣王三伯輔之諸侯後亦商 魯王衛州共城縣太周共伯之國也莊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之厲王奔奔諸侯奉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 呂氏春秋論秦伯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秦為種矣 竹書紀年厲王三辛其伯和執行天子事 馬氏釋史曰莊子地也伯得子身貴亦相此也諸書多具伯和史記獨言伯名其政未和是 賈誦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推一大作難而七朝亂 史記陳涉世家陳涉已死其所遺遺于侯將相見秦 晉書載記前趙劉州匈奴後趙石勒趙魏郡慕容皝魏昇前秦苻法後秦姚萇姚萇為五胡 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亂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土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

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元圻案未樓氏論攻塊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卦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

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必喜嚴而道則向寬寬而情則通 未句坦西嚮常言曰分嚴則宜寬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弗遷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案此勝字與否同者 思言讀易之臨曰剛浸而

長遜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遜而長為否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

矣 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

最下得好天地不能傾危地陰陽勝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顯黃帝撰不公注 蘇冕鬼谷子張良詣魯參差全六家注又考與一 朱夫子釋鬼谷經出於唐李筌公長孫志引黃龍溪跋定為李所偽託朱子亦以為然 宋李氏善為吏部侍郎上書李宗曰臨臨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泰不與其長也

繫于苞桑 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 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元圻案否台三陰在下 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獨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二之戒象之為物其根固而謂謂繫于苞桑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象矣柅柅初六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挽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于金柅便不得進則陽剛自止之道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元圻案宋游氏詳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水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元坵案周易集解象

象辭注虛綸曰童蒙習五又六五辭注虛綸曰艮為童蒙象資本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察見故曰童觀遠大觀之時而童觀遠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益處君子為之鄙吝之道 揚龜山易說象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養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乘之質居處於陽是以觀見者遠近如童蒙然故曰童蒙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君子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

于剝有厲 元坵案漢書是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違害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 湯 鳴謙者歟二三

子亦姑謀樂 哀公五 鳴豫者歟 元坵案謙二程傳二以柔居申是為謙德據於中故發於外見

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溢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聲悅如是必至於凶也 居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謂之鳴者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者且貌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復觀豫兩字最好 楊說豫為豫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元坵案朱本監田呂氏曰復之六二

象陰之中而不處於陽不得曰而來復致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異哉致至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九陽也 宋 御其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陰歸妹六五月

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字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

盈盛盈則陽消矣 元坵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且盈將敵也不日即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中字六四宋字本義曰六四居處

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為馬匹之象白者知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日出門隨之初日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元坵案晉羊祐曰委

質專人復何容易質知出門之義

宜於豫而勉其有渝則遷善之門也宜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坊元

案豫上六程傳就肆於豫善迷而不知反故宜豫以成苟能有原則無可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事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不息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貞朋也源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原注案言朋言羣元坵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

者利祿也所宜為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可以為朋為羣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為八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

朋朋羞工之匪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字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一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己亢者陰

之極為陽陽也

原注龜則遠極則九元圻家虞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檢德惟懷永圖

安慎作謹 謹孝家謹

故甘臨无

小雅 巧言 故甘臨无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元圻案其初九象傳郭氏雅曰初九以誠自居當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曰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積粹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

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賤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剝亦秦之博士 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梁大卿士也甘公辯士也孔甲由何毛革高堂生梁相

人而張魯魯仕秦 又云此漢室有感於身世之言賦贊潘谷集易漢書元初嘗為俗所害其時甫上

故公相矣一免不免於折辱惟杜用卿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敵於漢者實修學宮求漢室作記深

事社門和致也士不以秦為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自始也心則稍致深矣非此則世謂有此數語

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闕淮陰侯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臣平獨躬居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山東故世相謂之東陵瓜從名平自為名也 漢書高帝紀

公說漢王曰臣願聽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敗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謂羽為無道於殺其王天下

之賊也天仁不自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衣服自去 漢書為東夷四邊之內莫不仰德也 三子及

也漢王曰善乎天子無所聞於楚漢王為秦帝殺陳 史記謂陳世家上從漢有軍師疾有患意欲易天下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生皆 大有餘慶 隋書 史記晉書上繼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

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我我公何自從我兒遊乎 後漢書鄧康放

記晉懷惠王世家為齊桓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 漢書楊賜傳漢與高堂生傳王禮十七

下陽舉而虜亡左傳傳公二十五年 虎牢城而鄭裨襄公二十九年 西河大而魏聲大岷度而燕厄

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忿結示藩弱而戚黨頽柄臣擯而宦寺

恣虐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全至姜維守漢軍詔而魏將王行入蜀安武  
中守宋石而蜀城生困周德威失擒關而蜀  
丹取益平金人過蜀松而宋之無備一也○元折安武  
恐乃使使劉洪之過松於吳而魏遂去云云從都大梁  
聖旨諸臣王師公孫方樓曰吳兵輕吳所利在輕言城大岷度不待入超不從王師次東矣超遣步騎五萬通  
魏歸而而王師東歸超顧祖馬請吳方樓紀要山東  
山上一名破軍岷其左右有長城岷者一嶺峻拔樓谷一軌故為蜀南天險 周宣王服天啟平淮夷伐兪  
沈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大原大納仰山甫之謀於是河水初父白駒黃鳥飛行  
其詳諸葛亮曰漢景帝時魏諸葛亮創創之謀自致七國之叛詠美則兼宗至曰微至武帝時置以有罪  
除淮南高天以漢及魏中山諸士聞樂之對和景發二帝之於一亦少思矣其後田粉魏移於元鼎期之  
諸事急轉於元鼎之際至王氏臨終而漢中移成蜀 兩利焉 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眾執意而登臺  
始封侯爵帝以中書門丞程璜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廢逐之 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元俊者  
五人至靈帝時中書門丞程璜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廢逐之 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元俊者  
相衛既書禮李懷振收受安祿塞各種劫卒數萬治兵完城自將將吏不供官賦與山南東道深坐等率止  
已皆括為軍伍互相表裏朝廷軍事姑息不能復制

復曰朋來所以致秦秦曰朋亡所以保秦何云兩朋字裏義○元折案齊仲友帝王經世圖

物也朋來所為秦朋亡所以保秦 秦之朋亡與復朋同殺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屬而剛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元折案繫辭傳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屬而剛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關一關謂之變

爾雅小鼻謂之坎釋 大琴謂之離釋 萬物之象無非易也關按爻有變自謂之至康

爾雅小鼻謂之坎 釋 大琴謂之離 釋 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謂之巽和象謂之節○元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盡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以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

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聖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元折案

既在在復天運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九三最以繫言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恒 元坑案朱熹易說曰大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於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 元坑案朱熹曰不結實而種之又成是不而結中之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是實不非實木也此木之福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元董真翰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言吉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正所以為小人謀 元坑案朱熹大易傳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禦寇不言利又有人及較難其又必論之以事乎之義 左傳德十年南荆之將叛也楚之過坤之巽曰善變元吉以為大吉也亦子服虔曰欲有事何如

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言吉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朱子衛衡謂海濶難論如例五貞者專固之志不可圖訓以正或專 固守而履言說不知過變不當固守之則 易言大貞曰者利君子貞居乎道始也載九二不可貞曰翰母之難助也恒之六五貞于凶亦凶之象夫利君之德曰常也虧家不可貞為節過苦傷於利薄物助不恒也小過九四勿用承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言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 明章振山慈曰易不為小人謀控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言敬以直內 元坑案魏鶴山福州四先主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

致者也僕聞之躍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去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坤二三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之聖王所以扶世立極經綏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申之者 宋朱熹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天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也馮氏椅履書學曰宗而致坤三卦又見學之宗也子思子學言學者大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也朱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三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存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三言義我 魏者為德之辨也先儒論六藝之用取諸此三說蓋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元坑案周易集傳曰

綱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朱子語類曰今人口知知之未嘗復行何為難不知有不善本意小知是難處 程伊川曰君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朱子何安說曰 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表而不能防戚臣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





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鄭注互。大過枯楊生莢謂

枯音姑无姑山楸。鄭注莫木更生。謂山楸之實。音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藩遮禽也。陸氏經典

讀如人解謂呼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鄭都賦注。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坻與坻相似故破

也。困劇別當為倪仇。釋文荀子篇本當為倪仇。云不女貌鄭本當為倪仇。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

之屋。此條是在困劇則之前天三為繫解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隨隨當

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以上具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

間見之。荀子以養蒙注易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撰野法其厚齋所撰者附錄於此也

見鬼氏分為辛作陽云此陽謂養元家子宜飲謂養也。今時有之賊於也見漢于易賓氏同。小雅賓之

初疑酌彼康爵多云康虛也大雅自見我居闕卒其多允虛也是康允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

獨改讀為康。

書序漢孔安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

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為周禮蓋亦類此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

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

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云八索亦未必是八體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元好學子傳昭公十二年正義

黃帝金匱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窮理盡性書謂之五典言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宜富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書五典五帝

之典八索謂之九丘邱九州之國文苑雜事云張平子說三墳三書為入防衛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

典朕三靈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帝道也八索謂八議之刑索空也設之九邱邱聚之九利邱空

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

各以意言無正論杜所不惜故云爾。孔安國說書無傳本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

文謂又爾雅典一篇為建武中吳煥所撰於大府而得書者上比馬融所注多二十八字於其始立國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字季長扶風郿人也後漢書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章帝有傳韋昭字玄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昭注云是為首論改之本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見卷首論卦辭文辭作朱子義謂繫辭本文





是也元折案王弼復參龜卦占優者反本為萬物也天地以平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

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連化萬變寂然至元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

天地之心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為反本靜為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居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

動居而陽復於靜也 蘇子云爻復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王弼解云復天地之謂天也以為心者心然至

無復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子獨舉其復也物以自一陽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剛反又曰剛長

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字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書者動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謂動

昧象卦之體乃寂然至無為復斯夫之矣云云至陰之復莫至陽之復何莫至陰陽之辨耶 元胡氏

之心曰他說元氣動說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益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

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出下震坤是靜陰是動千戶絲竹當其之時萬物收斂然無蹤跡到此

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是從此起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物物都從這

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荆公說見周易發海樓要復六二 蘇子云名氣發參知政事易簡之義象進士官

至大理評事書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善文適於字而下學古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

得皆舉初爻元折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易發海樓要卷之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象義

見周易義海其釋卦引唐事以為之證當屬本初八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

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闕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氣以道也 全云字一曲當舉此論 元折案海陽周

孝廉炳中書李中書魯學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書字中有卷顯學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家乎

林遺書卷五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神龍謂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

次之又曰陰陽上下之神而凝是樞垣之體又曰無體之體上下和同有子白禮之用和為貴此人事之體用

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為言者無極之體取非致精微不得接體而用干干墨李奇書云經傳之

文托體或不用用則遺天體初未嘗舉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風氣能始其

解金剛經以為為空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華經經既而說禮宗經曰禮宗經曰禮宗經曰禮宗經曰

閉關藉以立論解者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中所未有即二經注疏亦

未有以之解經者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象器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云朱子頤聖本支學延年時嘗從僧講開善遊以故多聞其說黑控體用本平釋氏見以道曰已有此言而天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之名就者體用之稱說說卦曰五陰陰也此言也

禮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康伯曰聖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注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程漢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德其用則謂之

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知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

漢後和建康府行宮居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經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職歐陽得制主玉京司馬公之為人自號景莊生 李一 曲名隱字中孚盛唐人康輿已未歲諱為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羣老遺字慎言語 行在陳清以所著二曲集交反身發奏進 尚書錄事高深四等以說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

情之語本此 元折案伊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物其情始合於中正其性善其性故曰性其情愚

安定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為學職 唐李習之著復性書二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有性之動也百姓弱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篇為亦即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彘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

安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翁氏全云名標字子

才識山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元折案全氏經旨問答曰此言

化小人而為君子泰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置說之為安 郭子觀物內篇曰管堯之世非無小人也 是雖其為小人也故雖有凶凶不致肆其殺戮約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雖其為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害其善 經考考論氏釋易義今佚王珩曰舜待人建交進士 同至蕭山王叔麟文求曰玉泉翁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占法一

泰初九拔茅如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

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

乾曰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

貞吉聚其身以有待 元折案唐李鼎周鼎錄解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也以其類林正

事多為洞林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略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元無以保泰矣不拔茅則君子將墜於小人无以類告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為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本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元折案唐李鼎周鼎錄解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也以其類林正

處士非計朝臣曰公卿曰下皆初節下之天學士爭真寶風曰為金將與盜士復用蠶蜂故曰吾戰國之一世居 在洵等泰惟蓋那蠅確發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

至 元折案宋項氏安世問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亂亂而以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 楊畏唐言路元祐為紹聖矣 龐參之字左

腹之入可不戒哉 元折案唐高彦休周許敬宗杭州新婦人高宗即位復官為文館學士帝將立

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致帝意遂定 宋高斯得取意存墓經廷通講云楊畏一本元祐黨為紹  
聖 高斯得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  
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見者畏遂列上章博安善臣恩賜郭鼎李濟呂等行殺各加品顯日言神宗所以建  
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者意薄為相帝深納之復得專制官劉安世謀以為不可不出知故德重臣  
大防范祖禹元祐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郭鼎用郭鼎武王能繼父子尊殺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曰  
元紹聖 范初入王稱注屬家謂杜家也聖家之中繼繼而杜物歸之顧家不稱務歸也 程伯純歸之家其  
心在乎顯明以適過者也必以繼繼之遺自始於上右當明故為明繼也又明表六四傳小人之事若未  
有道深入其若故云云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李也勳放於計敬宗元祐之為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郭  
淵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節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

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淳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

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闕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賢將裴君堅缺其城角

數則此新平以為恥也似當作戴蓋缺處符堅缺新平人也新平之郿州 元圻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為病  
軍虜者備西成紀人也虜子二人口當戶椒散虜戶有遺腹子名後晉射蒙太子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屠門下  
而天下談守節其後綱維不篇而虛無放誕之論駁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 宋劉時舉攬綱年其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兩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置諸他  
汪伯彥以為任 趙興高實遺表請將表哭 其意極論屈體求全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作論忠貫基誌

基誌極論岳興作乃侯高基誌極表其甚飛一事尤難割碎 汪洪基為張邦昌罪表云孔子從仲於之百

本為會周祀信乘漢王之軍蓋將赴楚 周紫參太倉劫米集石高宗中興烟燭茶葉糶糴為元臣長流張線  
紹興復石盜用章亦然 朱子張魏公行狀云蓋臣王珙徐嘉言有所彈劾即乞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  
終復石故舉州義烏人張邦昌信位上書言直臣王天與復社稷高宗即命大計金人聞其名常  
尊懼之稱爲金童 汪洪基謂澤與吳國石拜門下侍郎等置租穀於有臨平猶大呼過河者三益史簡 張邦  
昌吳光九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命入朝實即偽位廢號大楚

齊德衰於台陵 晉志怠於蕭魚准平而昇鈔用詭能之以此政教何城不克已有虞

則及元日月關其搏不如開明于西 全云以此眾駭詭能之以此政教何城不克已有虞

公四年恭師之會在僞公九年鄭康成謂葵葵之會相德極而將衰 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將宣而  
申公受之 朱子通鑑綱目僞憲宗元祐十二年十月李璣以星雷錫臣同平章事又武宗宣昌四年八月  
邢宥極二降降虜人聞之大懼鄭與王協謀使人說劉禎以兵殺禎東身歸朝許之頭遂殺禎使奉表  
降宣三年三月以禎歸真為道請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及日關其搏不如開明于西言范芝注生明于西日以  
既盛到十度圖于東方放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高祖傳以為經夏大於易故作太元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 訓無弊酒則誦教小子 易曰童牛之牯記日禁於未

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醫疋以衣錦尚綱蘭薰而推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

元圻案賈山谷詩以靈臺雜以文駱

靈而推王纘則坊

藝文類聚卷之卷厄原文顯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放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飯之禱元而

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

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何云滿賢管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

此等言論不可任致草率不討論者為之耳云云致發靈臺王弼君之非故因許伯此自以為高談獨是也謂

中書置目武帝則先朝敎政獨不可更革乎君臣相親相和不能防左石之惡爰屬策中之親元圻案又

記禮世家秦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禮右入喜陽之田萬取公仲曰諾不與董重君曰八米謂

公仲曰公仲相趨四年亦有國主公仲曰未也董重君曰牛畜畜欣徐敬皆可公仲乃進三牛牛畜得則侯

以仁親約以王道親遠然明日苟欣待以遠樂則責任任官使能明日徐敬待以節財徐用度功德所與無

不尤若說則侯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三國志魏文帝建興五年李暉北驅漢中魏暉上奏曰臣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防範苟不宜異同侍中郭公曹暉亦等此皆良實忠憲純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道臣

愚曰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容之然後施行史記蘇秦列傳正義曰二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廣公十七年左傳為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漢書魏相傳魏相上思其功德以具子鴻為右

將軍子案王侯山復領向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事一曰副副尚書

者先發副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曰去副到言防獲敬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學官許君臣元帝

母也父廣漢少時為昌王取從武帝上甘泉談取王取既以殺其馬獲寶物從從而盜當先有詔舉下蠶

室後為匡者承宏卷石顯章時宦官注凡前十一頁

史記王龍都靈臺秦則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

正義唯若之心番曰君善諫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知已烈侯改過不吝與矣哉袁宏蘇州仲器

小禮曰管仲經齊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書門反詰用國

君禮已為養養若君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只若得一善辭一殿采又未便合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精也張子曰曰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必寬以居之則君之所以學業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矣呂成公名祖謙曰伯來許曰成

先案此二句亦兩張宣公為季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也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

先

郭冲晦去

元圻案

十七

白雲先生乾道中庭召不起賜號冲庵居士後更封顯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德儀家易說十一卷與朱志合今泰珍版本無此 條郭子和又著辨言要總義考引此條於其前言要二下遺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與伯賢問兼山所得於得問者云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 諸本皆誤 案上當作下 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一牽復

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

以自考一五皆得中故也 潘應云 全云胡忠簡公鑄字邦衡云元圻未書象辭解題載履歷序

今 四庫全書未錄經義考云伏而引此條於後象辭論語說也 胡海庵名銓廣陵人建炎一年進士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良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家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節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全宋程中清

亂○元圻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元兩從之理二荷復初則失五去柔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也 晉書禮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妾齊驪姬成矣里克曰吾棄君以殺太子吉不

忍過復故交吾不敢不立其死乎 列子力命篇謂杖樵兩可之說說無窮之辭當于產執政作什刑鄭國用之數難于產之治于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戮之

虛美黨心 溫舒語 秦亂之萌浮文妨要 王羲 晉書 晉書之兆故竟受之以刺 元圻宋漢

傳上疏曰虛美黨心 晉書載恭亮等奏所以乞下也 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洛城飲然想有鼎世之志羲之謂曰夏商勤王足勝彤文王研食日不暇給於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勞夕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

秦路謗牧還為虜漢金閭增珍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

始 謂孟 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萬氏集說曰晉盈

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貨於驪侯不得遂辭驪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即謂荀寅也 若愚慶之千樂盈荀懿之子荀盈均無求貨事○元圻宋左傳定公三年恭昭侯為兩環與兩環以如楚獻一環一表於昭王蔡

侯亦服其一子亦欲之弗即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

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

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

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子楚五戰及鄆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 戰國策公如楚有兩鼎焉子亦欲之弗即又三年止之矣後復十唐

翰晉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瑁以之 全云殷浩與房瑁有別○元圻宋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羸為維鳥之類羸關于天者羸也維無是

實德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反其可長乎 言書殷治傳在子漆漆陳郡長平人也歲度清遠弱冠有美  
名二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當屬朝廷欲委焉平關河以治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既  
至許昌會張溫反謝尚又敗檜浩還壽陽後復軍次山桑而姚襄及浩懼襄重還保壽城史臣曰浩清操  
雅量兼義輔簡及其人處國約未有嘉謨善政出總統法律惟關流置長節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可止  
之要道乃易任以致權過恐夫 唐書房瑄傳瑄字次仲河南人元示符傳拜司空 章事奉冊兼武員肅宗  
吐軍賜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常留意待之瑄嘗自將手既隨瑄持節詔西京自擇奏佐伏儀橋還賊陳  
濟斜大敗殺卒四萬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

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元珩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為  
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著其言遂授之觀其更之說論不忍後漢書  
既久賢者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著其言遂授之觀其更之說論不忍後漢書  
趙岐傳岐字都鄉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朝東意因字嘉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亡土志 後漢書  
趙岐傳岐字都鄉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朝東意因字嘉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亡土志 後漢書  
有孟子困遇趙岐趙岐見於是乃述已所聞說以傳傳之章句員載本文章別其旨為上下凡十四卷  
李末發以論和議于秦檜商南自號謂易老人者謂易易說章句員載本文章別其旨為上下凡十四卷  
對感都發于檜流淫淫卿而玩意三書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有能之乎 後漢書龐參傳參字瑗日事  
警業都發于檜檜極善為禮接問考說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誰謂沛光如是

連山首艮良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主為歷元

黃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曰於牛宿紀氣於中

首而以罔宜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

艮東北是甲癸之開見周易沙隨程氏全云沙隨先生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

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長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

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家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

太元配罔與真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元珩案程沙隨問易古法卷一乾坤六爻新  
說曰連山首艮歸藏書曰乾乾在良位坤  
初在坤位一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義初九變也左氏載之楚師之言以為曰古人以貞配初其來向  
矣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云云 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家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  
之法曰連山社于春至連山成歲終曰連山見其卦曰連山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易正策鄭  
康成三篇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運不絕 史記律書東風居西北風真風居北方條風真東北風正風居  
東方清明風居東南風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風風居西方 按易緯坤卦驗春秋緯考異鄭淮南天官訓  
地形訓曰風通稱名言曰風皆先條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惟土風  
珠七日來復云易緯圖卦氣起中孚故連坎陰名主一爻其餘二十卦皆有爻別主一凡三百六  
十日餘五十四日分之二每五分為一又分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八  
十分分之二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多每卦得六日七分也 易緯是謂曰冬至在於坎春分在震夏至在  
在離冬分在兌四正之卦卦有爻爻主一氣 漢上易戴字說卦氣坎六冬至九二小寒二大寒



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盡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單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李氏漢上易論初九傳文張真爻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二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鏡全云存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感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五五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折

宋錢需屬氏補注記事曰張震字真爻論無體皆一而之益單人慶元中知湖州除臨臨置刑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一卷觀物外篇初卷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鏡臨人始末不甚詳考玉海稱乾道至五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隸獻聞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二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二云自寅

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

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

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折宋西易象辭五家臨十一則卦也自丑至

義曰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一陰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臨為八月故至十一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正月一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而生至建未為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謂自復之易正義神氏五月建寅至建酉為八月朱子說皆謂臨至十一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一陰之月陰長陽消之時後說自姤至觀觀一陽在上四陰在下臨指兌本臨長陽消之時一說就長先生曰前說長周正八月後說夏正八月爻文主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未復時凡七日正善曰易禮圖云卦氣起中孚故臨坎震兌各主其一爻其餘六十卦皆有六爻別主一凡日至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之一從其得六日七分剝剝陽氣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剝則復卦陽氣未剝盡至陽氣未復臨坤之卦六日七分變成數言之故補嗣說凡七日也易正義王康成曰建亥之月紙書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陰一卦則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

云之日未復 漢上易七日未復圖說曰兩漢遺傳皆用此八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而明之又曰九月朔也  
有辰者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坤卦卦也未有未濟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  
而後成則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復相去二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至中氣於中孚中  
卦之後曰七月未復又曰以消息言之則亥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計凡歷七爻以  
子至亥子亥未平十二月中氣卦應中孚至復卦凡歷百零九爻疏似併一說為一至於子爻乃分明應蓋  
據以為說 周易象辭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陰後而陰至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後而陽生也凡歷七月故  
曰七日未復 漢上易卦氣圖說先儒褚氏莊氏五月 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九七月而子日復見  
陽象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傳 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蕪麥

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

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七月蕪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

己故四月靡草死

原注參同契 月輪死八月冬至○見卯酉刑德章 元折寒運善和帝紀注  
月令全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 董仲舒西京書曰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  
微陰故六月全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 董仲舒西京書曰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  
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蕪麥枯由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  
事陰氣之極耳蕪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羸虛死於盛夏秋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氣火至陽而有涼  
烙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

朱文公皆從之

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全○元折寒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鑿亦 子為初  
文安世按魏書賈誼時許季康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一  
明後人更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 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據京書注蘇州司序稱京家藏  
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 百三十五處一百七十二字蓋以錄家相與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  
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

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全云聖人非道  
廣之太師○元  
則柔稱龜山易說曰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至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為言曰否者看天厭之  
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子語類曰龜山以包承為一句话说世當包  
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仇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龜山先生石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  
程子著易說詁原九年進士高宗朝官工部侍郎諡文靖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女身莫若不競情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

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元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全錄大字御覽  
三百六十七傳  
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言口莫多言謹六瀆沈傾山病從口入禍從  
口出存亡之機闔開之衝口與心誠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朱子語類或曰謬有禍從口出禍從口入

甚好曰此語雖言用以解頤之象 晉書傳云傳云休矣北地流陽人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嘗服靈閣生風說曰嗣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母家則無不

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何云奇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復兼施也 全云周仲謂人能棄之衣則無須平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

得日而用復是兼施奈何說潘元折案劉屏山聖傳論曰聖易者必有門戶復其門戶入至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傳是者其准康氏守禮此知兩解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仲南仲吳郡人浮居康茂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趾所以行轉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轉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

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時行 何云名云 原注良六四良其身氣以病解之時

詩云及躬良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善也 元折案及躬良其背未子感與時句也止其所不見本程子語經義考馮氏當可易說三卷依程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號經雲先生朱子曰當可字時行 馮椅厚齋易學問引當可之說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

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

事爾夫必以禮義 素漢上房傳以帝乙為湯亦以前二說為證 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

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鄭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 何云張公又不

若左傳 哀公九年 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 見周易

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 繼字按易乾鑿義以易之帝乙為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禮弓又按白祖乙妃於歐一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乙也今為歸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 書

箴歐陽曰禮書志有子夏易傳三卷傳德明李鼎祚曰按釋文放漢志初無此書探坦周易旌建言此漢杜子夏也 後漢書荀爽傳於字茲明一名稱延禧又在拜師中對策陳便宜云註曰紂父帝乙文以帝乙為湯名大乙也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及李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為中書令封燕王又文員鄭國公主說歐陽文料 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帝帝乙虞翻乙是為帝乙虞翻又曰白為帝坤為乙未沈作誌書簡曰帝乙歸妹者言入君文德與帝業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

文公類取之 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判坎之象字而放巽之祖也 元折案陶山集九八卦辭上起而

物相取為兩字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又於象形鳥飛而下為至 會意坎洊而至為洊于坎言洊至言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定下離至而不絕農師之說合陸佃陶山陸人熙至二年推甲科累官吏部尚書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載出次為十六卷



處而素是故人若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為直人若人直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新垂觀今之名者也夏曰天子居其望出其言善矣與聞以視之為效意而致之後果效於微舒

引易曰地可觀

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曰地可觀

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所案漢書藝文志詁真昭靈八十篇師古曰觀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

諸書良文藝志昭靈書觀次之 讀善志一說文觀字十五卷漢許慎李陽外刑定為感效觀皆是正之又增加其觀字 錢大昕案新錄曰地可觀善莫可觀於木不為是釋觀卦名義案上下木在地下之象其卦為觀於文不為為相相亦觀也

後漢魯恭元所案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煦暉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不隔閉而成冬故曰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

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高懷注曰易中字象辭曰象坤中子十二月

月卦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業頭中字 又 讀說夏 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詔

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 讀擊句 引易

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禘溫曰於

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所案後漢書魯恭傳祿子仲康伏

風至後人其先出於會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不呂因氏禹承元二十五年呂姜為司徒諸侯圍魯太師 趙溫字子柔獻帝西歷代楊彤為司空附見後漢書趙溫傳溫之子也 二國志董奉傳注曰獻帝起居注趙溫與李惟書曰公前屬陶王城曾不改姓而復姓歸來乘於黃白城此說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噫乾勝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

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

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國粹宋史藝文志易經有王肅傳十一卷○元所案王肅說曰御覽八百六十一卷 唐徐堅初學記二十八篇雜引王肅此注雖作純陰改食

之作片矣之 易王肅注隋書宋史藝文志 文苑珠林 唐徐彥師 三國志張父明曰國語論難郭康成字子也東海蘭陵人魏將將軍大常侍陸倕父從同 康成服 字子 說文 王肅注 作 聖 論 難 郭 康 成 書 錄 解 題 類 書 卷 太平 御 覽 一 千 九 百 餘 林 欒 上 高 蒙 等 撰 以 前 代 傳 文 御 覽 藝 文 類 聚 文 用 博 要 及 諸 書 參 詳 錄 次 修 纂 本 號 太平 御 覽 二 五 五 說 八 五 書 改 名 御 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丞禴祭顏師古注禴煮新黍以祭蓋以禴為爨王輔嗣云

論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蕪繁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即承輔

按博必應勿於儀之徒乃兩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漢經師結言禴曰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

曰禴夏祭作夏加禮記注皇氏曰初薄也程傳傳魯魯說郭氏傳魯魯說漢上易傳傳從于輔鄭象字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編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而樂也大耋之聲當衰

經義考引而樂也大耋之聲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道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

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曰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聲故為樂不為則俱隱生哀不足明正將老難過於中故衰樂不常其

德伯靜之遺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四卷。象意言一卷。會稽范先生歌和譜易自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聲所謂今不樂逝者其盡是也。則以曰

畏之辭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重謂祭器。見釋文滄庵云易於剝坎取象。舊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見彖說本於

漢書。夫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爻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伯白吳谷嘗得以和律物感喜樂注曰象象卦禮樂在下而

陽在上上下下正禮物與有應注曰象履卦此文孟堅所本也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彖說非有成禮乃先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弟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

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柔。柔則用柔則不能剛。以與剛之道

謂乾老蘇明允云三四曰渙其羣元吉天者羣之所欲渙也天者下者也此說程傳有所不及程

傳之說則是羣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語各相防慮不能混一惟三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

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種不菑畲凶荀子非相曰括囊无咎子零腐儒之謂也左氏傳

穰九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君友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元圻案

文志儒家系孫子三十二篇名况趙人為齊魏不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若應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

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云漢傳儒宗文緯曰皆宋者按宋元一版陽坤曰釋與禮書



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元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

陸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類故論荀得荀鍾鼎十卷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

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適其理蓋自韓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

然義理象數二以實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

邵之說元折案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陸詒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傳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

之見疑各為所志總而論之精理出於微明象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邪是可知矣

李泰發名光上虞人泰發其高自號讀易老人者謂易言說則宋史有傳一行唐時僧也攝於應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見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象易七倫卦以八用三國志管輅傳解字

公明不原人字略別傳曰交成人明周易仰觀象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唐李鼎祚周易象數自欲以刊轉詞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

朱子發惟易傳表曰馬鄭荀說雖不同要之象數之源猶未盡也王弼盡去書說釋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夫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傳為宗和會釋難之論上探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其同補苴其遺漏庶幾道隆而復合

是說之曰易說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治左祖的元虛筮學益滋然晉專立獻學宋元蓋其歐南立顏延之為祭酒而厭鄭重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

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疑全云補明疵新說者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

然伊川往往捨書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云易傳

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鬼子止圖按鬼子止名公武為易

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元折案書錄解題昭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

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傳德集三十八宋朱熹周易圖序元鈞

集十卷爻無傳本今說不樂大典採按較輒分爲二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象易論上中下二篇此條所引其中條爻也周易象流據華亦載其全篇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象圖按文詳林光朝說二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

入處美此三句貝林希逸詩集誠齋問按誠齋楊萬里語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

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何云祀未必然



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繩錢得數不更擇者朱子與郭冲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其實以約四以否爲多而巳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卦法經一圓二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經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一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鑿

驅同人三歲今本多高陸二平蠱先甲後甲三日今本作曷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

年坎箕貳三歲管三接明夷三日不食駘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箕三人

一人十朋益十朋共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體三歲

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序二日二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三年未濟二

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知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閻按王氏

遺知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素再二層師萬邦比國國表萬物否萬物離萬民離四時无妄萬物離萬民離四時萬物化一明夷四國師萬物辟白

果始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折案王氏此條悉逐坤鑿度之文閻氏謂有遺誤蓋易經七種今四庫全書僅元樂大典錄出校刊閻氏不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較數較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刺字注曰九日歸離士氏未識所以卦數不符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之文元折案此條逐乾卦文止程

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以言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泰卦各因其意唯乾不言所利一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牝馬屯之道無所不利也 蔡氏滄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无妄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如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晴或主一事而已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

坤之終繼以屯主慶之陽而曰利建侯道遠又繼以蒙主坎之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爲學貴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又止者篤

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戒德文不足以明理元折案程傳曰大畜在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折案

連章節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蔡氏滄意

委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大極具於形聲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大極在形器

之中復動而生物也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殺唐郭京全云郭氏京謂斯合作

斯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厥薄注庶斯賤也不必取衡字平坑案王定柱曰卦重

巽初六非注謂為賤也以衡為衡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從諸助為長案旅六二得童僕貞九家易曰

初者弄賤一得賤之故得童僕則斯似當作賤然從禮則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謂曰之謂本已古矣

易宗高易巽正新亂唐書皆不看錄惟見於堂文總曰書經職類於宋咸易補注條下據成得此書於歐陽修

是天堂聖賢及行於世文獻通考云李肅以京為賤元後入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全云東漢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患謂唐元宗極

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左虎非

命亂而何元坑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司馬遷公孫古錄十五論曰明

無復後艱志欲既滿移心乃生以娛樂為真謀以變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

方左一且變生所急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待治之不可休如此唐書高祖曰權藉者長壽殿王叔良

會孫林甫善刺上意隨時有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滌居禁適沉疊密席王德案安父外

敗復楊國忠大具死之徒冠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復俸車帷帶嚙飲不顧天下成敗又遣臣安祿山安州

柳叔胡也本姓廣風母嫁安延德乃言姓安更名祿山李林甫傳錄計臣以戰功進蓋實問已乃清顯用蓋將故

帝寵祿山益甚祿山不能戰在亂天下林甫敗之也又哥舒翰傳錄計臣論其先蓋英歟首長哥舒翰之孫安祿

山反拜天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投歸仁報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漫漢字伯紀備州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詭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詭鬼神

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問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

天地者罪及五世蓋文武者罪及四世遊人倫者罪及三世遊鬼神者罪及二世全皆非其易故大罪有

五殺人為下宋李心傳丙子學易錄曰司馬談論經要旨引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言慮謂之易大傳

此合繫辭下傳曰德也故相承以繫辭為大傳也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詭神者殃及三世此豈與解中語

平意者亦殊諸儒自為易大傳如伏生向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說不考詳疎以為大傳耳亦猶差

之憂蓋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字函春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二十有一朱子本義取之隋唐志十卷唯釋

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為主故也其序有荀

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為易表注內又有張氏朱

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宋漢紀此下有及臣爽著

易傳據又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言易

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為之文無自微 字蓋誤 全云此在今其說見於李

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 乾起坎而終

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明

終始 皆諸儒所未發元折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三卷元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

卷荀爽字慈明京房字君明東郡平三年有數語何氏讀荀悅不審而反以此為說

紀吳郡吳人後漢儒將軍豐林太守姚信注汪小姚信字 德陌之錄云字元直吳興人陸澄述十二卷離字公

何人為易說 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注姚信字文舉生為魏始末 魏子元易義問唐志言不詳

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其人按釋文載有張倫本未嘗即其人或否又云京房作集

解引蓋爻易中有未仰之疑即其人 四庫全書經言及漢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字元直京兆人其所撰九子

爻字未始何知其為何人後漢書著序郎據漢書清容居士集載黃州有鼎祚讀書室知為京兆人其所撰九子

爻字未始何知其為何人後漢書著序郎據漢書清容居士集載黃州有鼎祚讀書室知為京兆人其所撰九子

果蜀才劉向劉歆何安從悅沈驥士盧氏龍躍伏買空孔穎達姚規朱何之章京君等三十五家之說

陳瑋瑋曰凡儒居以前易家諸書遺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二而所取於荀處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感也凡十四字  
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晁以道晁以道字居實

竹簡重六以經為一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說 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一篇之策

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 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

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朱新仲 集說曰名 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

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

經師之言歟元折案此亦沙隨易古法注下引新仲之語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種荀爽得夫婦

者本此下更有處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感也凡十四字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

妄有上下經之辯故別省云按荀爽書曰易之咸序卦序曰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其為說然云咸

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一篇序卦序曰正文止其其地而王氏此係以為說然云仁傑

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八十一卷其篇第以家傳象傳繫辭上下說卦上下文

序卦雜卦并下經為十二篇其不從王晁者有明論萬民論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與也仁

傑稱魏封并下經為十二篇其不從王晁者有明論萬民論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與也仁

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稱卦各為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一經之說合而與公武謂書志文稱其先漢軍公以

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通通六十一篇並無取處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之文

之間登厚原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疏陰 玉海三十丁論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 漢書倪林傳孟喜子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玉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澗山居士政和間遷士南渡後居桐廬為中書省八卜居嚴自號省事老人有滌山泉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即十九卷中所載卜盡行居者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

公曰畢氏樸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說夢得庸未於學誤矣 閻汝子厚謂董生得 何云雖視義疏為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說之非過也○元圻案劉夢得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祖禮運云陽得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曰吾聞諸畢中和云畢老而稱曰因畢樸樸義之所過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畢中和董復取左傳國語吾人之蓋以為證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本一行得此說其孔祖禮運疏而以為新奇從畢中和言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信本義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可矣夫哉韓氏注乾之策一百一十有六曰乾一又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六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百四坤一又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四分而六也孔祖禮運作正義論九四分而九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經傳中易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奉之也 朱子答程泰之書曰樸氏樸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說夢得以為庸未於學者誤矣畢論論二揲皆卦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舉切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論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燾又有程洞吳仁傑

一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

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瓚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一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人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東萊家上下經並錄又附家象隨體分下繫辭一卷文三十二象四又言五繫辭上下繫辭八序卦九雜卦十彖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一篇者也宋隋唐志皆無古易之名曰晁以道後人依微察之耳又古易十一卷首論一策書作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汲郡呂氏同旨則則其人王莘受筆受宋晦著刻之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所著本義補此本也又古易攷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字雜卦又古周易六二卷國子錄事郎吳仁傑少師所錄以又為擊辭分二繫辭辭為說卦其言費隱家傳家德明解傳上下說卦上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上經為非而文公本義則解卦與公同旨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為總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象象文亦各不相混稍後古漢以孟郊京氏費隱家傳最晚出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象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轉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之舊官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燾所次附見吳氏書雖不誤辭本為無據 玉海三十丁論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 漢書倪林傳孟喜子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玉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澗山居士政和間遷士南渡後居桐廬為中書省八卜居嚴自號省事老人有滌山泉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即十九卷中所載卜盡行居者

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 唐劉暉大厝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劉公公暉之管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  
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子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麻衣

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朱子○云非是而不知其作之入子知其為張弧之易也四夏全書總目一按唐

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泉說之又稱為張弧之易唐時又一偽本朱熹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

王履齋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文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書說何遠春

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關子明易傳蓋亦蘇老泉朱子語類浩問李善翁最好麻衣易

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屬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乃是南

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德得之凡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故師愈子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

逸字夫陳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末與趙定同共樂事澤州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杭中范子曰道生天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

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元元圻案禮記禮運觀駁道者得坤乾蓋正義曰殷易以坤為首周禮六十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

即棧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棧門下闕按舊亦有棘下為城內地之見元傳定

誤○元元圻案水經注瀋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傍城北流瀋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贊之棧下也齊

宣王善文靈游說之士鄒衍淳子髡田駟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八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說劉向別

錄以齊為靈游說之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棧門下故曰棧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按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莒

子如齊盟于棧門之外濶以故棧通為博士號棧通為史記晉魏曰欲以繼蹤為棧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

城外地也元傳定公八年陽光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此蓋亦儒者之所率

焉故棧通疑而無之魯康成成釋而辨之 四庫全書前明曰經五經總義義無節志三卷補遺一卷魏鄭小同釋小

同鄭元之孫也元注之徐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釋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在從諸書繼緣以

存鄭學之遺略者也 易正義論易之三篇曰鄭元經義度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鄭元也不易也又

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 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

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逸周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逸問書贊云公厚繇以為

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贊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

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

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

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

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令萬象 案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

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 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

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 惠氏棟曰純俗作三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六純為天易 為天易游魂歸魂

為鬼易子曰與此辭同 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

是易有四體一用二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全云文饒之言亦不據祖述所云先天天後天二易尚不可信况吐出魏後之語云四庫書明目錄

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衍災祥更基於延壽其書凡

十四種今依二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

成文饒頗得易數之祥有通變經世述覽元包通變等凡七事 魏鶴山朋友雅言曰吾病親躬先生張行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

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全云深學於集解氏易法發明互體最精 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

物操得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歟 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自巽而民慶之

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耳互體含分巽而兌與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

類或相用康成之說雖會者論力排互體而荀爽離之○元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爽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

於世其文不傳 此條所引儀禮疏本無而莊王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費二賤故定位良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

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二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

息從子至己故逆 見李氏集解 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元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午分

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 全云輔謂易

須識辭變象占四字 原注項氏曰不稱乾而稱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坻案魏鶴山答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元坻案朱子語錄陽為大陰為小大過

困學已卯生 卷一 三十五

尚易象意曰凡卦中陽為大陰為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太畜小過皆取陰陽為義又曰小畜者  
雲高乾也大畜者有畜時必巽之主柔爻化辰之主剛爻也萃上畜主四柔畜剛也太畜主剛畜剛也又曰  
大者為陽羸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為焉故曰太畜小者為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為焉故曰  
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三二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元折案言其民道傳易學通變曰乾爻不量言無

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  
蓋位或過於卑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大有  
於此乎

漢書敘傳八世眈眈其欲放洩原注音輝注頽六四爻辭洩液欲利之貌合易作

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放洩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

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

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投易書上蔡之文古今不

傳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士子夫參元折案四庫

十卷從示樂大典費錄無張棋書後文蓋二佚矣胡文恭公名伯宇號平陽州管城人安聖二年舉上庫官

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益也失有傳宋子孫蓋錄後序曰先生名長佐守顯道學於程夫

子昆弟之門篤苦力行於從遊諸公簡所見最為超超晁氏讀書志一邵子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文也世

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

矣張文饒觀物外篇謂先天圖圖在邵子自秦歷盡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

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聲聞本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

知之方樓山云以陰陽言全云莊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皆自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

之因而遂致分裂也前此蓋兼公以北人重北亦是極高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

陸贄非南人乎○元折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子節節是世十一卷又有觀物篇載於後其子曰溫叟登進

士謝子為太常寺主簿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未康節聞杜宇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  
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其言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  
溫子文探康節子也南渡後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久備林傳陳忠肅公集字奎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  
士蓋崇明歷石司諫據給事中紹興中紹興中賜諡忠肅獨善京師已絕滅史學一似五行重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證易傳南豐

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豈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

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元祐宋歐陽公

書六經中經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曾子固曰洛書其曰天地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已流出世然而世或以為不然然其所以知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

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曾子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曾子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

說者不獨被於洪範之錫禹至風風應麟不為王臣之說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入多試禮部進士為聖

時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蘇子由撰東坡集論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多試禮部進士為聖

愈詳與其事得公論則實以示文忠文忠嘗言以為真入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

實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蘇詩王注子固石室書齋人嘉祐二年本欲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自登科

迂齋全按迂齋唯明號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非易伏羲既作

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後世衡至

師道更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闕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闕按白雲郭雍號皆明

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闕按王氏王臣易易云自未畫之

易易之理有似甚易易易之

而始能○元祐郭明遠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臥廳前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魏侑侑之種放放

受之陳搏世衡子仲平放元字知環州軍以信統緒李之才謂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種世衡幼子誦知蘭州行

軍總整再戰未嘗負一詞子平弟師道字彞叔少從緒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誦世衡節度使與命即行

趨汴水不爾還敵營金人欲游騎守平駐岡垣自備建中追寇忠憲郭師中平端備與金兵戰於榆次死

之師中平在特重時稱將將誌壯怒郭達字仲通開州人治平三年以檢校大保領陝西西和忠憲州計

平番郭忠憲郭忠孝字立之達之子受易中傳於伊川郭說就兼山先生郭雍字子平者傳

家易說薛仁閣周易新法本義唐藝文志郭象今依諸家亦無引其說者宋書儒林傳丁賈字子真梁

人從田受易學成實東歸何謂謂人曰易百東至景帝時賈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將軍作易說三萬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元祐案此西山書畫齋記中語橫卷易說曾

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篤實又曰知識高便至棄天所行實便是法地極高故效天履者貴處故法地朱子語類知識

之所以既濟也原注養生之說陸升陽釋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滿其尾戰國策作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元祐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為特使於秦上書說秦

困學紀聞正 卷一 三十七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  
談易係小子觀柔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 原注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謂比  
也清談亡書行也非好也非好也非好也非好也

學並言通矣 何云平叔自是不解易九事見應劭傳曰曼容之說 ○元坊宋南齊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  
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邸一技善五刑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封中所有時著曼其一也 梁書伏曼容傳  
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侯人少博學善易備讀好大言也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學乎 不學也 二國  
志書曼容傳南陽何晏都魏明帝以其洋華富顯士及奏奏政乃復選敘任為隱心學等其分割洛陽王與  
曼容桑川數百頃及環湯水北以為產業亦被聽取官物曼容何遜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道德論註  
易字平叔 言書悉前傳萬字武子時以空虛相屬儒儒並言謙以爲其原始於王弼何晏一人罪深於榮  
紂乃著論曰王何楚晏典文不通禮度游辭浮說流傳後生遂令仁義幽滯雅業盡廢矣郭中原傳揚古  
何物老婦生華雪而辯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與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讀山海經問其義曰汝何遠之曰  
矣豈高浮遠遂成風俗焉曼容大尉治陽爲右執所服朝呼王公與語行因勸勸稱曼容號勸使人夜排墻壞夜  
之行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輩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虞翻之說也 宋見周易集  
解乾象傳注郭子和從之原注坎在上爲雲故雷奮  
也坎在下爲雨故雷作

郭○原注郭郭雍 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 何云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南仲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  
動和其感至矣文王書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 儒按初刊  
本亦書 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梅序 序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  
稱奉議郎知廣州州州州州州 云  
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  
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全三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 書目以爲唐人誤矣 元坊宋書蘇祿傳易類元包十卷唐書元嵩稱  
沙門也而不信釋教其矣 秘書少監蘇祿明傳四明助教趙郡李任注法其  
序曰入卦爲一簡先坤次乾次兌艮離坎巽震爻目錄類中與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晚海陳歐汝進等撰  
淳熙五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張行成元包數義曰楊子雲其法本於易辨其  
氣圖術先生元包言法合於人珠林卦氣圖之出出於元嵩言句人珠林之出出於京房 唐李衛衡氏元包  
序曰包者禮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爲經乎其書也 五經而四易離天下莫之與京 經義考一百七  
載釋道宣曰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宋爲僧狂放蜀周氏平蜀因蜀人關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浴貞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

羲之世

何云子雲傳本自干於四靈靈說出依託何左據乃欽特以斷此等大伏羲宗○元坵案數靈圖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靈圖靈圖志劉長民易十五卷星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田况為序文鈞隱圖三卷劉牧撰易之數凡四十八圖并連算九有歐陽永叔而文殊不窮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也富好辭賦先聖獨有司馬相如作賦星玄靈麗雅雄心壯之作取常擬之以為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 禮經含文嘉曰伏羲德合天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正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

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

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

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詔諫之辭緣節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

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細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

大畧曰善為易者不占

元坵案曾子固徐復傳曰復字布頰與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固未東歸○宗禮以未常賜號冲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

元坵學考 堇石研曰萬松嶺復故居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百對問以天時人星復舉京房易對推今年所定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濟德 李善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復

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選而學易自茲知無惑遂亡進取意游浙省間究仲海過潤州見復高曰今以卦行占之四方無異響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定年月日時當小過必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外者與郭京俱變與前世何若對曰知唐德宗房易卦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復乃能免陛下來驚曰不難居已然郭西羌之變起自吳陸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三十五仁宗慶復一日至月太常博士天章閣待講林瑀洛陽通判饒州先是瑀舉詔預復易大會元紀其說用帝王即位之日辰占所占問卦以推吉曰且言自古帝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輩皆如是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即位其卦直而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遊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矚其言瑀昌朝劾奏瑀不師聖人之言專扶柔說陛下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為禍形跡遂羅細瑀 王介甫嘗與公論曰公諱昌字明姓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牙進封魏國公諱曰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屬易會元統休闈書瑀莆田人舉天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古文作砮言孔坦書曰砮石之易性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砮○元坵案釋文古文作砮鄭寡曰反云謂磨砮也馬作砮云爾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君平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璠為大司馬計之請坦為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將軍念疾類類然同舉承問欣豫孫若在臣何知變之先贊砮石之易性說文曰桓溫傳研如石馬所書曰以成務 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意蓋從古文作砮讀為尊本義云其介石則從侯臬似知堅石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砮字何法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

元坵宋周子通書說幾德為誠無為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稱幾入神事豫吾內未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居陵人知兩廡軍酷愛盧阜買田其勿築室以居號曰濂溪一程五節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開按止齋陳傳良號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

道原全云謂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開末音書林盛傳著陽陽秋成程良

史書子私改之盛初為兩定本官鼎容備後孝武而得本蓋始於章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書子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回彼國購得乎○元坵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終手足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璠未幾璠卒政和之初又友謝道得其所書子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論年而始完 據及魏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一書故中書舍人為道春秋之傳良之所著也論從止齋遊歷其間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陰文後傳數篇相示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率然未幾去國而璠亦歸朋友之未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疾之者詭以謂利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世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曰此書始於中書 疑年書共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掌事從中書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賈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做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隨有異聞 范甯蔡榮傳敘曰君子不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綱○曰疑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味吟○曰節搖

通萬物掌甲日營始東○節蓋謂○八子曰營始東震也二爻方心離然云成音區張口也○元坵案四

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傳馬氏經籍志稱為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全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原法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微則法從人亦皆言也○

元坵宋南蒯專員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

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坵案漢上易坤文言陰

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太陽亦未嘗一日而先有君子為其統陰嫌於先陽故也故稱龍也詩亦微歲亦陽止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先陽故以名此月為陽 朱子語類和氣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陽不是顯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二日以復之陽分作三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

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原注屬謂孔子云知我者且天乎韓子云惟非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

為卦一五皆動而得中為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為一陰所覆蓋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

遇世無聞不見而無問其身可謂困矣然

卦文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釋文公謂易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馬賈解下曰邵氏附志曰李方子字公曉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東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二寶慶二年真德秀袁甫取所著馬賈解以進待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說本朱子它爻之言酒者二需

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

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二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折案謝

曰坎為水為險為巽水之隱者也

葛陸夫夬項氏玩辭曰葛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

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博按說文部艹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

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寬羊似麀羊角有文俗作辦元折案宋羅汝路

章句曰葛陸獸名大有兔為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葛夫子莞爾而笑之莞 爾雅釋麀麀羊也郭注麀似羊而大角圓發好在山崖間又麀如羊註解羊似吳羊而大角稱出西方 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圖說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繁傳四十卷南唐徐鉉得筆子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宣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下以位為樂也童子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不周禮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

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二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上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

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折案吳祕注法言今佚其說見於司馬

溫公劄言義注 禮禮天官著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正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按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 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亂以來大中大夫漸少職名與及子司農仲師名突皆作周禮解詁 周易義海撮要陸希聲曰民者德政也禮以四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異以小事申命故文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善之也甲出也庚與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言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

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晦坤之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須上九作當

用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伎邪

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末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

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生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  
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  
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僭於小畜上九曰大  
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  
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  
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  
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今脫字也觀  
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爻  
爻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  
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

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  
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  
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  
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  
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發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  
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旣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  
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  
心今脫字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  
我我清遠宋唐史徵周易曰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  
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  
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方棟山云程子不爲象不讀卦皆病  
說也○元祐宋程子與金忠憲謝澧曹易堂先讀王雷瑛瑋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陰震長男初陽在巽長女初陰在坎中男陽在離中女陰在

艮少男陽在兌少女陰在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培案此真西山孝友堂記文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培案真西山為莆田王實之作養正蒙曰蒙為義取物之種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遠在人則善

端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人則養賢以及萬民用至博大也而家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美然後節推以及人未有不成其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曰若有詩兩句後之金公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識乎二節之過猶為非禮焉之養適以質禮可不節乎即一卦而言則蒙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乎學終乎成德則微者莫修之身敬之萬物則近者養矣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闈門為極致上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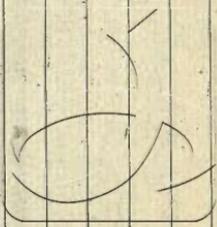
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元培案合永曰未有闈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鄭氏傳家易說曰蕭家自大婦始故舜觀厥刑于女文王刑于寡妻

至乎兄弟欲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開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元培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遷公家訓用之

楊雄齊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權蓋本於此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珉和臨沂人也陰陽門侍醫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何云劉屏山云應夫珠易才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措其辭皆口易也非精能言亦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語口易乎○元培案晉錄解題屏山集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覺彦仲撰又簡字子羽子謙以陰入仕宋文公門人也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已未冬自雷澤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禮精舍先生秋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咨齋王伯厚為儒然因學此開條理尤為恢宏不可不或讀也退而講讀於理聖至因雷澤山陽公論論中術之活潑之資非二可竟南北弄亦未嘗不備也丙辰春為故友圖百詩先生校此書付開雕因加重題記諸第一卷之尾何處書全五何氏之言足以警世之謂易者欲深學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及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夫得謂之曰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麗之可耳何氏為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抑未可輕議也

明忠錫孫 孝 浦 校字 孝 翰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 元圻案鄭晁老曰尚書今古文合 禹五十八篇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尚書一卷經注并序又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 春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 昭公十二年 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草

斐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統東

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絕官夫子所以見鄭子而學焉也 案見理公十七年左

傳杜預注曰於是 全五種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 孰謂無書可讀哉 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仲尼年二十八

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且趙清獻何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知皇極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弗公默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二曰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聞之則篇矣三曰王端冕師尚父亦端經筆書而入貫并而立王下臺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遺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書曰厥勝意者吉意勝敬者汲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壽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光張禹何實不讀書乎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



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我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曰下有土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先作靜居獨思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

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說非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

成王問弼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問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堽黃帝甲凡堯曰子居民上極惟恐夕不至戰戰慄慄恐駭不及

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孟詵

釋於斯何云皆以戰國諸子之語若上古之書必更舊書○元坊宋史記世宗周文王之時孟詵謂焉周封為楚始祖修政語下篇弼子對文王曰君若其人其職則其先也旭然知日之始出此既入其職曉然知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然知日之已入將入而旭者義先也既入而曉者君民保其福也

既云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分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對成王曰與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上君聞善則行之又曰為人下者欲而為仁上者欲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君於天下敬其士而下愛其民又曰聞善志而聽之知道而行之上入矣聞道而弗取也知通而弗取行也則謂之日人也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且盡當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

取位則天下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殘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末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仁而更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發而民無天誅之患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大君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對武王曰凡有治上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凡有戰上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上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上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有之故天下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養之唯有道者息之久之故守

天下者非以道計而得而長也 呂成公大事記曰秦昭三十四年所燬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藏固自若  
天者何獨收屬籍而遺此信哉 宋蕭綬布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誅  
守尉燬之則是天下之書無焚而博士官自有存者也 王充論收屬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 漢書  
惠帝紀三年除禁書律法應昭曰林煖也漢景曰景得取有林書者族又爾何傳亦公成問何獨先入收秦  
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文藝文志傳家寶詔五十八篇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 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日朝讀書百篇夕

見七十二王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原注今本闕墨字七十二篇止開其八墨土南

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闕校今墨字七十一篇止開其六墨土南

氏書錄解題合何云開之前章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元班固漢書藝文志墨字七十二篇名稱為宋大  
夫在孔子後稍置初唐書宋志皆作十一篇惟通志墨文別出三卷者一本蓋即陳氏書錄解題先存  
十三篇之本蓋當讀墨志墨字五十卷七十一篇以尊佛兼尊墨石鬼非命尚同為說云宋時亦有元本  
厚書宋不見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足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入宋齊舊

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

經文 以上月序 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宋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末

郡曹遂作訓馬脫傳傳墨元為注然其所 傳唯二十九卷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倫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

大書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

寶 宋大祖九年 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 宋真宗 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

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字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原注郭忠恕至今

本豈知所定歟詎知八年詔法範復從舊文以破為顯然監本末竟復舊也 闕按隸古定乃是 一釋科斗

書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其文體而從隸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元折衷漢書藝文  
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為景王璠孔子完故以隸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詠語等經凡數十  
篇皆古文也 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十五篇其乘書楚河內女子所獻不同文濟人所  
誦有五篇相示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字古字為之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節錯亂不可復讀遂之官  
府安國又為五十四篇傳文又有尚書五卷孔安國云漢成帝手執後世等說 陸德明曰漢人不作言後  
人所記 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四卷開元四年元宋以隸範無偏無頗聖不承認或為無偏無瑕天寶  
三載文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馬融傳遺文從者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

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  
忠恕改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 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  
定尚書釋文 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百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 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  
詔新定釋文 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 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 祁謚景文 楊慎字修之傳之

四

手應中為尚書員外郎分司南京孫爽字宗百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晁氏讀書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篆字定自漢廷唐行於學官明皇改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尚存其一於釋文臣大防得本於宋次道不件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世宗時拜尚書右丞到汲郡公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監正廳 呂大敏字次道授子擢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敏字子深之次子孫公勳試舉士院親進士及第官果敏字仲制 後漢書劉陶傳陶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三千三百餘字名曰中文尚書 東都事略昭那思怒字恕先汝陽人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碑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

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聞

月定同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表作定原注宛葛注云 周按 爾元當作天書後並同 舜讓于德弗嗣

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周周堯堯位處堯不台 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稱述堯德

之義注典謂堯堯典引猶續也漢本堯後故述漢德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夏本 作來

始滑漢書律歷 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原注鄭康成曰務忽 史記秦隱曰安今尚書在

始滑於義取益來宋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洽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書來政忽業解 大傳

大謬曰民儀有十夫原注王莽作大謬曰民 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

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一

月乙丑朔原注是朔日冬至之辰 高宗亮陰禮記喪服 作諒闇原注注讀 漢五行志

作涼陰原古注涼居也陰也也言哀信難三在不言涼音力羊反 大傳作梁闇原注注讀 漢五行志

也子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熬為觀具言 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

宋世家狂作往注司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此裴顯 君奭天難謀王莽

傳作天應某謀師古注天所應 師古注天所應 師古注天所應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安晏原注鄭氏注賈容釋經

唐書皇學第五倫上書禮皇學之姿後漢書馬符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即欽明文思學皇第五倫傳

異而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宋洪道

經殘碑石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見漢書本傳 關漢漢五行 費誓說文作裴誓

史記作盼大傳作解關案一作猶 史記魯世家 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 大司注

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子定國傳作哀蘇哲獄原注大傳哀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

法志作悉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賜通指君章劉

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曼于民而多言也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

聖于巡于有州釋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于有俗是以六律五聲入音七始者其素成法注曰始音鐘

太子養大臣居媿洗屬鐘聲也與漢律志曰七者大刑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漢書劉方造

少子養大臣居媿洗屬鐘聲也與漢律志曰七者大刑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漢書劉方造

孟康曰民之傷表謂善者惠氏棟九經古義曰書書云周書有某書從北書廣續作某從文比書云

皆與齊比楊賜張氏本言之即知古文本作某家駢韻謂某字之誤北師氏注周禮雍氏禮記音字問

獄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減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惟獨以為春秋之釋善善及子孫惡惡上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云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減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惟獨以為春秋之釋善善及子孫惡惡上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原注大傳

原注賜通指君章

原注尼軻切

原注大傳

作王罔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典禮述命數和宅土則曰看星候察災祥急變實與共符也稍稱  
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長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辨義則曰在辨義士術以辨七  
政益堯之辨蠲天以歷象至舜又繫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禹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樂和  
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主大蓋一言而盡可謂敘矣其言後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

爲三辰 全五節主 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臯陶謨則曰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全云亦即說爲長○元坤案舜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

辰日月所會也卯在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曰行每月各有中者日月每行各有一星之在宿

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目

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其文 益稷正義曰周禮大宗伯 爲萬民視日

月星辰以星言謂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禮記以禮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祭天之職今星與辰別

以云禮之於辰日月所會之辰非有形可畫且左傳云辰即日月星也 臯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

王公卿大夫士禮云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 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依字讀 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爲訛字雖訓化 爾雅釋言 訛化也 解釋紆回 原法今史記作南謂○元坤案孔傳訛化

棟九經古義曰訛與訛古字通毛詩無字曰或獲或訛勸詩作謬說文引詩云民之謬言今正月詩作訛無半

傳云訛動也薛夫云云謬覺也正月箋文訓訛爲僞亦與訛通說王莽傳又作南僞古文尚書傳僞也索隱

作爲者古僞字音有文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禮字音當與僞別惟南文則曰歲大旱天不爲穀謂

爲成也未成於夏故云南爲索隱本是也索爾雅釋詁作遠爲也詩王風免災無造毛傳造僞也大雅思

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爲也索隱蓋本爾雅 虞翻云交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二千索開元開州別駕

周禮 天官 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枏穀 宋正義曰是 濟南伏生書 虞翻云鄭元所注尚

書古篆非字反以爲昧古大篆非字讀當爲枏古枏非同字而以爲昧 見

國志虞翻傳注委法文無 枏枏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非字讀當言枏古

大篆非字反以爲昧八字 以從聲也 尚書大傳秋祀枏穀華山賈疏曰案虞翻成曰八月西巡于枏枏穀之誓于華山枏穀也齊

人謬 宋朱作詁萬柳穀之言聚也爲柳與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毛古文度與毛相近而

誤 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大義曰枏穀伏生尚書云秋祀枏穀康成云枏穀也賈全多曰枏有餘色

所聚曰將液其色亦兼有餘色故云枏穀伏生尚書古文作昧谷故傳昧枏案鄭元尚書注失事目云

氏曰今登州之地 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秦古鐵字也說文鐵字下注云嶠嶽蓋嶽誤爲嶽

曰馬賈賈州云嶠嶽既堅青州在東萊外之評爲嶽字云東萊之地稱嶽也 薛氏李巨量互文訓三嶠英

四岳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

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

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禮記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諸四岳

按韋昭周語注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謂稷稷則四岳爲共工從孫小神農之後後尙疑也 何云迂

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其共工也姜西岳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尙賜之姓使紹堯帝之

後后以國爲氏 周語又曰申呂雖衰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尙周之世也對於申尙許其族也 宋葉

大慶卷曰爲鐵抄博鳴杖云從來人說莊周語是言卽不會深考卽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入蓋申呂許許

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存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節過虛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

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元圻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

兄弟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敘 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父子有親母慈

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倫安言朋友則親疏倫安倫矣孔氏謂父教母慈兄弟孝弟慈人倫既大

婦人倫本夫婦正而後是稱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云奇同義全解曰左氏傳傳五子論五典皆以易

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知孟子之說爲據竊爲司徒敘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

友之信言有怨而不教者哉 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爲法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始夫婦親而不及朋友 書禮記文志云古者有出孔子室中武帝末爲臣王康孔氏志欲以廣其

富而得古史周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史也其王臣入其室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其室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所考二十九篇得所考四十一篇爲 晁氏讀書

志卷一上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說八十餘篇

程子謂其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則陋之人願居其上止此凶亂之人所不能

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 何云程子法政殿讀書之名司馬屈厲之者殆聖賢說出而爲當時諷刺

而發且洛陽之爭互有是非何 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舜誅其工又諫曰孰以天

氏而傳伊川尙不脫時文識見 盛名之所矜此語其有爲言之與 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魯孔諸公

之 韓非說見外儲說右上文曰堯不聽舉兵而誅於羽山之郊誅其工於羽山 堯秋行論林少穎向書金解曰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有五刑者舜制五流

以看三苗之劓刑荆宮大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刑

宮大辟為賊刑之科自元折案史記卷五刑流刑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者寬也曰流之二

寬五刑芻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佐

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有五刑有服五刑三罪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者

之法也墨劓刑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墨為五刑故刑刑一廢遂不可復也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

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條專其焉汪氏應成憲楚蜀公集曰正書所止一卷今分為司馬溫公

論正書兵間有云舜無爰屢淡井之軍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備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正書大

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獻郡公諡忠文書解縣史部編年類纂王真

經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一卷呂祖謙三帝帝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自詳詳以後用皇

極經也歷起早成短者年紀博殊體傳時有書家自成一派之言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

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元折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洎作九其九篇蓋欲孔傳

士讀保為之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敘治遂以方字連下句讀然方設居方率方各

設其居之通文從孔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在者商號之沫有次飲在然猶大禹敷敷下土方正四

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其疆漢書中廣大地平以方字屬下句至平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元折案舜

十徵庸三在位五十載時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

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時方乃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五帝本紀三十稟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喪期七

六十而喪天下位三十九年崩葬於耳帝王世紀舜以數之二十一年甲子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

一年壬午即真百歲矣卯兩在歷干鳴條與史記康成各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

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折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勋始

萬世立人紀符與歎曰蹟穆穆歌敬止戒旻允武烈待日起居履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當復何常師刪述

存聖軌

臯陶曰彰厥有常言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

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慎主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

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

所謂兀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證耳。○元祐末文十八年左傳齊臣嬰善也言其善於事也傳又曰孝敬志信為古德盜賊賊好為凶德。成十五年左傳雷三卻齊伯宗輒獻子曰卻氏其不免善入天地之紀也而驟從之不亡何待。漢書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儻勇無所忌憚不效更道長者大義而西項羽不可違獨亦公義莫大長者不計物而遺沛公。大雅卷四之篇曰蕩蕩王多吉王又曰蕩蕩王多吉人遐蕩詩傳曰公違非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全惟古士蓋儉利之人常近於滿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善風俗而為國家之福也。宋葛洪抱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庸人者主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韓詩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言臣吉王之說蓋亦本之於書。長者之稱疑始於禮非子厚重自尊謂之長者。

傲戒無虞繫齋。謂按繫齋。袁鑿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

年元后生成帝新都莫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無虞豈可不

傲戒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

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

也自百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惡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詭敷文德

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愚謂仲虺之語成湯乃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

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書嚴備引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

子琮代也王瑜為左右督護遂降降權權是時曹公新得荊襄形勢甚盛諸將多勸權進之惟瑜稱執也。謙意與權同瑜願為左野將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法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權迎之罪瑜屬南指劉琰果失今汴水軍八十萬東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備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驚栗失色。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月被梁復汴州為宣武軍十二月歐王伊闕二年二月求唐書者九月至梁魏都十一月歐王伊闕十一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梁魏都射雁得一書矣。曹魏朝魏架齋家塾書影一卷其子香齋錄其家庭所聞至若梁而止今本作十二卷後魏考云未見。四庫全書書錄。真西山聚齋行狀曰梁李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巨貳監勇再進為伯學者稱曰聚齋先生。

九德知人之法三後用人之法。元祐末蘇軾書曰自皇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時以為知人之法。真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為成德此知人之法也。宋

葛洪度書說曰三有後辨論後來之優可居此。至者此即後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

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元祐末真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春官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一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圻案畫衮袞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者僕自龍章而至龍蔽十服漢大夫加粉米正衮白天子服日月

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云天子則多裘者卷也言龍章者然以衮為名則所

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辰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云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文衮之服亦龍章日月章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畫龍也

異其文稱玉版服衮冕非畫衮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亦畫二辰自龍章為首而使統於耳林之書禮也

曰殊衮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繪畫藻火粉米雜敷於裳以彰天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

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旌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服旗之文左氏謂旗

衣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何處不足五豈有周制

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寔中義曰康成謂龍章日月為常之文謂諸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所周之衣不主其龍龍虎為旌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

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粉繡黼黻艾軒曰粉繡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

璪之璪璪園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芻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

記謂火以園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希

冕謂粉繡黼黻皆從菴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菴同蓋有由來也

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象藻火粉米黼黻繡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放明孔傳曰

日月星辰三辰華蟲華蟲華蟲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是廟堂衮也

龍華蟲為節藻水有文者火為字粉若草木為物方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衮為虎賁賁疏

也孔以宗衮為宗衮衮不為章故以粉米為一物方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衮為虎賁賁疏

二云宗衮者練罔之義豈有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衮是宗廟衮豈非與繡之號

鄭以宗衮為十二章一故以粉米為一章林氏謂粉繡黼黻各為一物茲從孔傳說文王部繡玉飾

如水藻之文从玉玉聲聲書曰藻火粉米禮記玉藻傳文本文作藻書注考工記火以園註鄭文為

圖形似火無形如牛頭然在裳各言司服祭社稷五祀則不用冕註希謂為絲或作絳字之誤也說文

粉部有粉字無粉字玉篇粉部亦無粉字粉字屬字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有鄭來字

仲師而周禮之內康成所注存者有二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小輪一鄭官康成之先故言官

春官司服

司服

謂周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

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一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圻案畫衮袞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者僕自龍章而至龍蔽十服漢大夫加粉米正衮白天子服日月

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云天子則多裘者卷也言龍章者然以衮為名則所

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辰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云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文衮之服亦龍章日月章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畫龍也

異其文稱玉版服衮冕非畫衮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亦畫二辰自龍章為首而使統於耳林之書禮也

曰殊衮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繪畫藻火粉米雜敷於裳以彰天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

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旌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服旗之文左氏謂旗

衣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何處不足五豈有周制

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寔中義曰康成謂龍章日月為常之文謂諸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所周之衣不主其龍龍虎為旌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

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粉繡黼黻艾軒曰粉繡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

璪之璪璪園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芻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

記謂火以園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希

冕謂粉繡黼黻皆從菴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菴同蓋有由來也

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象藻火粉米黼黻繡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放明孔傳曰

日月星辰三辰華蟲華蟲華蟲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是廟堂衮也

龍華蟲為節藻水有文者火為字粉若草木為物方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衮為虎賁賁疏

也孔以宗衮為宗衮衮不為章故以粉米為一物方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衮為虎賁賁疏

二云宗衮者練罔之義豈有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衮是宗廟衮豈非與繡之號

鄭以宗衮為十二章一故以粉米為一章林氏謂粉繡黼黻各為一物茲從孔傳說文王部繡玉飾

如水藻之文从玉玉聲聲書曰藻火粉米禮記玉藻傳文本文作藻書注考工記火以園註鄭文為

圖形似火無形如牛頭然在裳各言司服祭社稷五祀則不用冕註希謂為絲或作絳字之誤也說文

粉部有粉字無粉字玉篇粉部亦無粉字粉字屬字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有鄭來字

仲師而周禮之內康成所注存者有二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小輪一鄭官康成之先故言官

不言名字林氏野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舉員外史中書侍郎

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鳥獸句讀也

劉原

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混揚

然也經義考謂馬氏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書錄解題二七經小傳二卷劉放撰前世經學大抵祖

因是己謂也

卷之一

十一

述註疑其以意言經書行世自敵創之惟春秋既有故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二則附為故曰七經

古文箴磬今文作箛原注左氏曰詔諸儒誤以箛為箴之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林氏尚書全經六謂之箛者有孔氏

曰言箛以見細絲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箛者齊一箛其聲清而細以象風凰之聲故云而風凰來儀其說亦不然矣古文尚書箛字從竹從創前聲字所統之物屬與籥音同而義異說文於箛屬之箛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創之前注云箛象名創聲延陵季札觀周樂見無箛節者其子從竹從創之前以是知節節二字箛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箛屬之箛說諸儒皆曲也之說

說文昇慢也引虞書若丹朱寡詭語昇慢舟按書有閩水行舟之語則昇慢

舟者恐即謂丹朱閩按昇慢並與昇夏之假也丹朱未聞凶終比讎不當何云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集說後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唐虞夏后各有羿羿一人俱善為射羿又皆不得其死而皋陶亦非所謂禪者皋陶在禹後之前與堯舜爭世堯則未返因有窮羿羿之至而後生也爾雅曰若丹朱微惟慢是紆微處是作閩水行舟朋滿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微下文云微處微微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微云字又作昇乃知丹朱為兩人名別徐云者指此兩全言之南宮括言暴遷丹則閩水行舟之重是已暴在禹前故禹禪之以戒論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十一卷元宗詔裴贛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長如手徐妻音賦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丹志殿用六極作畏用台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書長版一乎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二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子也子論道

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于夏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闕案舜以天下讓禹禹推是陶此自出魏晉間魏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何云皋陶之學之粹亦自有舜聖之憂而見也○元圻案大禹謨語言簡音者獨左禹而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見有過編亦云宋時闕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皋陶稱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皋陶而附於一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豈聖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全史記不作兵書禹之於律書中漢書大作兵書禹之於刑志中舜舜于羽而有刑格則知以甲兵為大刑前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德又何況於刑哉史記舜夏第一義書所見是第義然為二代之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莽殺成狄文侯暴虐中國中國人皆叛其害後漢書西羌傳傳王西征伐大獲獲于太原禹王衰弱羸服不朝乃命虢公率為救災賑濟至於前秦高祖大獲西克

淮南子主術曰皋陶瘠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皋陶陳陳謨唐歌謂之瘠可乎司馬公綱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

相之言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稱說瘠瘠者作喙風俗過正失倫稱說愛一足而用專稱故能謂賜於言樂讓柔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憂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愛為樂正重猶文應也為言者舜曰天樂天地之禍得失之節故性聖人為能相樂之本愛能

和之正天下若愛一足矣故曰愛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稱皋陶之形色如削瓜楊保法云和削皮之瓜



與大戴文不同

呂氏春秋樂傳云舜欲以樂傳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

之舜以為樂止原注呂刑乃命重黎謂堯也堯詰堯有重黎之後重黎舉夔於此方漢山云先

折棄典正義曰異世重黎統同人別顯項命重司天黎可地黎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聖之也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肅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

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諫其於董賢之冊當憲

氣欲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核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

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固按昆命元龜

相制謂倪思時知福州謂之駁孰為用為岳岳岳謂貼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嘗云神道碑有重黎

協明之語亦將以為駁歟方漢山云以此駁後世猶有宋宗道祭崔呈秀之母碑在云云者全云重

華協明尚是之言其德昆命則其位矣且謂人合眾其眾猶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文大無他意無可

致疑竇賢大節不至明無君之心而諂之者不深固之於實實矣時制者為陳陸文氏之私人也

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知深矣於此固有不深固之於實實矣時制者為陳陸文氏之私人也

愚之議以史氏之強而倪語之其意固不可不察也近有某家書卷中同某家書卷中同某家書卷中同某家書

千公以為漢書心臣正原事允執其中謂諸君子也倪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固按昆命元龜

山大破之降者一十餘萬人憲乘遂登巖於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令班固作銘文錄班固

諡與與重黎實無至向者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核正色曰夫上文不詭下交不謬誰無人臣稱萬

歲制者有吾服而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元年甲寅詔免廟元龜此乃為萬壽之語見於大龜該

有昆命元龜據漢書冊文云允執其中謂諸君子也倪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固按昆命元龜

之行貼耳其語臣已徐待御中謀員矣其語固以文之難於論相顧無罪又重厚人作書見百執此語

演沈陛下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常用之語臣觀向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與與乃言庶可謂者其

上上文雖是推舉授受之語臣察近行禮樂制曰宜臣制之謂者行禮造制云用形師制之謂也夫

從焉制曰遂膺衣書象自勝本款若制曰廟堂庶位應茲協謀實允亮制曰拂塵而見降席而跪受制補

用師衣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舊籍而作臣曰以政同相制曰華弗克違既駁論政曰爾

敘曰探賈誼孟復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 倪思學正甫湖州人諱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法範以生數為次案此大禹謨正義之文五德鄒衍以相勝為

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此唐封演圖見錢之系諸博物志說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

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至五行也以數其相土也氣其相剋也形 漢書郊祀志言齊威王時騶子之

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書周為火德漢為水德故曰朝

水德 魏曰孝武之世兒寬司馬遷等從巨誼之言謂服色度數象順黃德依以五德之便從所不勝秦在水

德故謂漢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巨為帝出乎秦故曰漢土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祀應黃帝下歷應虞

三代而漢傳火焉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大雅不直為諂柔嘉惟則大雅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取言字一條為厥○元圻案呂氏讀詩記柔嘉則不過其則也諂其則斯為諂不得謂之

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曷曷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

也 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訓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

平御覽百五引太一式占周以公城名錄有此三句來滌通志攷文略周公

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台城是金陵本皇

所記嘗在說言門主右重謝太傅登治城注今闕 抱朴子內篇卷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數之所及

可避不可敗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與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

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集註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漢歸二

歌也大訓大化其一事之歌與九功之歌義殊身者帝此皆而樂之後世守以為民樂餘所謂歌九辨與

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經無以單大與蓋亦與樂而說者九歌為樂樂矣

引虞書曰仁閱覆下何本作仁則稱夏天蓋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

則稱夏仁仁閱覆下則稱夏天自上降謨前稱上天大德廣覆之書蓋則稱書天統曰以經傳言天其說不一

故因美而後釋之篇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又曰仁閱也故繫夏生說故以見下言之 王肅廣雅亦作

仁覆覆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依說文來闡本

豫州蔡波既豬古文云蔡囁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澁鄭注云波讀為播

禹貢曰蔡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蔡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十五

播也原注記夏本紀注播音波 全云波水出秦嶺見水經注穀水篇○元圻案禹貢孔傳曰吳淞坡水 楊民稱謂其委按家傳馬鄭二本皆作嶽嶽孔氏以嶽嶽為水 辨氏書集傳曰周禮方孫州其川蔡注解 浸波嶽嶽雅之水自出為澗山海經曰東萊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於澗孔以爲一水非也 書經解題 肩廋疏五十卷賈貢全參看廣州蕭志云公差此疏疑陳留異評及沈重案疏疑之

史記夏本

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邦孔註男

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原注記

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元圻案禹氏九經古義曰虎通書云委陶任術作國自今酒誥謂 子男允傳昭十二子任曰鯀伯身也賈任中云男身男通謂國自任外傳周禮曰鄭伯申也先鄭可爲任云南謂 通用曰允通又云陶之爲任也今文尚書書以任爲陶太史公曰詁詁經又故亦爲任 太戴禮本俞字 蔡也獨斷曰男者任也禮記云制正義引春秋元帝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老何也任方 也任乃老物之任任男任南三字轉相爲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

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 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

淮原注記云今 自此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

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貢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原注記云陳對封邱 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閩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淮江入

湖南賢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顏康成○元坻案史記夏

方聲聲字義句也 升傳以舜南聲教訖於嶺南北不言所至春駒之 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

說苑子貢曰禹娶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

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謔秉季德厥

父是賊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牟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狀先出

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先春紀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

澤不而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

五德薄而不覽秦今本呂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啟也誤以為自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補○元坻

案書言曰啟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知宜也說苑亦有夏啟之說凡以是與與夏啟之說故啟之 墨子明鬼篇言夏啟之說

誓曰大戰于甘邑吳氏於白狼曰禹攻魯出誓有扈以行其教益說苑之說所本 朱子楚辭集注曰謂

恐是啟字季少也疑戰而震怒也啟小能業德為禹所善何有與扈戰殺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震怒後

人為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 王逸注啟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狀上何以過啟而致其命

出而無所從乎 呂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畢秋說死於啟本

載孫氏思之之言曰如果為相法不應但據啟事為証考每篇人工帝啟事于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

誤也然國事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來本已誤矣漢氏文留曰伯古多作伯後人疑為相后并誤啟啟字

會于固校上說苑序曰別向所說苑下篇學文總目云今存書五篇民從士大夫夫問得之者十有篇吳

書為十八篇而致書備

甘誓于則祭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師注謂戮之以為奴也

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元所案顏師古曰泰誓正俗曰商書湯誓云子則奴戮汝孔

費之使囚奴也案致戮者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放此非誓子之祭祭周書泰誓曰囚正士以謂或

囚元或也當得誓言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云及至困九奴後商活誓之言以為折衷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軌元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或前說說子貢曰條小註 大平御覽五百

九十一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軌元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或前說說子貢曰條小註 大平御覽五百

勅發謂有不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一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 燕氏傳自子視天下

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三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四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五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六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七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八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九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一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三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四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五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六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七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八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十九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解元圻案秦豎又以其姓少類曰陳博士云夫所以爲秦者大康也而五子則曰子孫多矣庶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皇姓仇予所宜事官禮皆在大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官事者豈一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樂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卷也可謂善矣也可愧五子之於大康乎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秦儒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緡均王府則有章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謂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愼蓋亦用章說李

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書是鈞鈞氏二十四餘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種之取事也關通也和乎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乎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取失也後之鏡書者皆從之朱子或問關通字善謂曰關石和鈞石和是鈞石之名如周禮量量之類曰是也釋文序錄曰古文尙書有孔憲之所藏也舊其王瑛孔子舊字於壘中得之并論諸經皆以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經傳成帝本不廢事起不廢矣

上禮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氏遺書從漢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隋書志魏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章昭注三國志吳書陳休處字去諱吳郡吳人史作三都賦思十餘門庶幾屬意焉蓋畫傳每一句賦餘之數爲數萬餘言見於前卷前部邑書畫說相傳

傳鄭唐書文藝傳李善揚州江都人父業有雅行濟南生安不爲蜀故入蜀嘗觀成都甲與蜀樂觀戲面學于兼池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折滄冷傳其義說文學學

左氏昭十傳夏有觀扈漢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十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

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以有屬氏與觀並稱言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義而說惟也以五觀者指爲人康之五弟而西穆洛汭之地爲崑崙則古人亦曰崑崙之厚膚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

豈若世所云字但以尙書語之而即崑崙之說矣自有相悖者未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後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爲五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

何須於洛汭之極精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昔觀特國爲猶之稱今以太康之弟通言五而以觀之則說矣然內傳尙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觀之聲夫以追隨大康之弟而反曰姦曰觀則則必其從弟而後可矣蓋昔管蔡豎意當部志曰衛故觀國杜注乃姚然曰畔觀非觀之宗室也也子自述大康之弟而後

以輔畔觀之說也愚謂在傳夏有觀扈楚語十壹之說國語之說而反曰姦曰觀則則必其從弟而後可矣蓋昔管蔡豎意當部志曰衛故觀國杜注乃姚然曰畔觀非觀之宗室也也子自述大康之弟而後

名外傳之五觀是敬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秦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子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書節節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武觀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子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告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數言也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見疑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夾歸之後能乘德政行如大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詒索隱云一作侍從先王居故作帝侍元所案

義按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二十五里有葛城即商湯都也書序作亳孔傳曰契受命帝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古亳在商邱亳大傳殷傳有帝告葛曰書曰施亳乃服明上下此說書之從在亳亳傳孔氏傳以為帝侍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語告也告部書語告也世史記三代世表而作帝侍帝亳次部亳古史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影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開按勉勉

哉字從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

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云曰蓋未之考說苑補湯征乃白居受命於商書古文

天補湯之征夏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婦孕而胎害胎而食蓋山川鬼神亦靡不祀于非妖于非乃敬於盜食于佑厥稼穡乃凶於仇讎吁嗟於祀神怒於民難心禮樂以隆豐於百代神效良然而不顯者非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說不一顯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一

度見書書按皇極經世二十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開按以

憲一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非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一歷仲康明曰有之却與經文確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未度亦非房宿之此出魏晉間疏出書允征篇○元圻來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所會房所舍之次舍也元不合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於虞淵以求秋日月食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度失以應術求

日則會為殷歷元歷已不同湯此以求蓋無誤許故以歷數之經世紀年盈縮者千有八數焉蓋歷家之說有成季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一度盈虧以百八十年而二度盈虧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舊歷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之論於經不同而元之說於經確位之疑為合今定之以辰弗集房經則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經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土河南邵雍集宋孫唐書藝文志借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文歷十卷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鴈汝方商書終於微子全三深學

未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元圻未盡序伊去去毫適夏既離於魯入自北西乃過汝鴈汝方作汝鴈汝方孔傳城方一人湯賢良言所以馳驅而遷之也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節而夏書終於微子汝方言實入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曰商書微子汝鴈汝方商書微子微子實入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于則孛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

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普傳異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全云臣文靖公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元折案文靖乃巨野簡謫全注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入塞之同為一詩周頌版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

愚按書禹正義引春秋緯實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巨填闕入流以自廣

鄭益據此文案此九河既道正義文九峯蔡氏傳書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

為也闕按向書中侯亦云齊桓之霸過入流以自國榮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言吳邱五命特以約宋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折案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關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置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其文稍異

鄭康成書注問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元折案林氏尚書全

解曰一蓋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為華蟲雜也宗魯虎雜也粉米白米也絺縵為緜也畫以為繪也以為縹而然皆有八日也且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二章者畫以為縹施于衣宗魯也畫也火也粉米也縹也縹也此二章者紵以為縹施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秦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宗魯為而曰五采成此畫也宗魯亦以山龍華蟲為飾也

經云千紵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次明結之外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蓋於其中雜以宗廟之儀禮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縵之稱者凡屬非可縹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者孔氏云夏月則染縵為縹而縹之以為祭服豈夏日染縵為服而冬則非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為一物粉米為一物其說者之制履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縵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氏之說不同孔氏以為州用三萬人孔九州二十七萬庸師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為一師以佐牧也此則正義下文外薄四海賦建五長相類其說為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十師之說尚有不甚詳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魯粉米耳孔以宗魯為宗魯母故分粉米為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蟲華蟲雜也正義云華蟲雜皆有華而華為華豈華象華蟲雜也雜五色章華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華雜之文宋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為一物又以粉米為一物則十二畫矣

呂氏春秋有短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呂覽無乃聖字乃神乃武乃文商書

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特君覽曰仲虺有言曰諸侯

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孝行

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慎大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元折案宋洪邁為四筆五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明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祭物之惟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案未有詩書高誘注皆曰逸書也明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祭物之惟異覽亦引周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



百步四圍十有尋深四尺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不真謂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家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禘祫也會同而盟禘明監之則謂之天之言盟有象者禘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者修禩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坻焉至陽甲立殷康庚為

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自盤庚正統上篇是殷康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

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備必有所據而言之言全全篇成時亦有無嫌

正義曰此以君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遷以篇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據謬妄也金仁山亦曰鄭氏論考存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謬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及復復冥百姓用盤庚追作盤庚二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圯于耿孔氏注云圯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東甲居相祖乙即置甲殷本

紀謂祖乙遷于邢案國云邢言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及氏縣有耿鄉皇極經世十祖乙踐位圯于耿徙

居邢蓋從史記據此則案德祐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為圯于相恐未通

蘇氏書傳全云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

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置於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

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

所疑圯坑案書序仲丁遷于陶作仲丁河東甲居相沃置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孔傳圯于相遷于

且曹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甲遷他處蓋言甲居相非說乃遷耿于耿經見于太乙五

刑及其賊之惟有聖祖相耿四處而已知此說聖祖一耿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耿且殷本紀之遷于

奄五刑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據信也林氏尚疑至稱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居於相祖乙

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盤庚於五五刑則表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刑矣故之前言但言

相耿之四刑者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刑則不惟文字勢不應如此而不所遷者乃復置冥百姓用盤庚追作

謂之五刑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相而後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為據蓋仲丁

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故徙經以爲之不復徙亦與序文止言圯于耿孔氏皇極經世

十二乙未商王河東甲崩子祖乙踐位祖乙之子祖甲立祖甲之子祖乙立祖乙之子祖甲立祖甲之子祖乙立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

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

興也也何本而以襄陽為建都極遷陳同又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

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

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未朴矣李善亦有此語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

此議乃實事也何氏誤又云唐經實果未改之亂安得而有遷移之物朱朴之言蓋言其時租屋疑在襄陽

貢賦於諸道中為最順故昭宗欲往故之宋才特達而為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蓋鄭之可都則晉人常

試焉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安邑之美魏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不矣使君用區區宋朴何

氏之言誤故○元折案唐書果朴傳朴冀州魏博人以其三史聖上書當世事議遷都曰古者不常厥居尚

觀不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貨寶奢侈偽飾極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遷不報朴為

云龍川陳氏老子同甫天下士也素書孝宗謂錢塘一隅不亦以容區區銀百五十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釋其議葉紛紛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淮沮之不復

召見

大傳二 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三皇古文所無

論語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

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詔有之爰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

其辭與此正同閣按釋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十九條○元折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

不敢放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乃萬方無辜子且湯曰無辜子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

不惟一身為犧牲之辭非湯誓內史湯誓云祭一入射無辜大謂天下有辜

在平一人身犧牲類孔氏遂併以墨為引湯誓也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該情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

尚書同出章句與論語不異唯公子悲為一篇改有二十篇孔安國為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

載也何某集孔安國句周氏馬氏鄭康成陳善王肅周亮烈之說并下己意為某解此條所引孔詠即集解所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厥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益得此意在季國本動生傳蓋既至夏四月召先王於永安宮曰烈烈

殆不自覺五大桓天年已十有餘何所復恨以類文宋為宗對有說者數語其文德薄過於所至

靈能如此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次之德薄功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閣按呂氏

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

因學紀原注

卷二

二五三

柔毅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彫刑罰犯柔毅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益襲大傅之誤

開按說苑於大戊世又誤於武丁世○元坻案書序傳時相大戊嘗有肩柔毅其生于朝伊尹贊臣名也

善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繫生湯之臣本合生之日大契不赤之劉雲臣曰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始不吉也臣野好者禱之先祥者禱之先災而為善即禍不其封禪而為不善即福不臻湯乃為刑禱虞與柔毅乎死問疾放過與罪之曰而說

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大戊嘗有祥之異見即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柔毅曰大戊生赤陰乃高宗之華而此云柔毅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同未詳其義也

呂氏春秋記謂湯其祥與禱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為下者違犯柔毅俱生平朝又敬慎篇引子曰殷王武丁之明先王道欽刑法施云云與大傳略同

書大傳高宗之謂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壞柔毅俱生于朝武丁而大契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無知之言不能言之禮諸侯重讓來朝者六國矣今本無先王道彫刑法犯七乎而說苑有之厚祿或誤記世遂民甲養老之禮諸侯重讓來朝者六國矣今本無先王道彫刑法犯七乎而說苑有之厚祿或誤記世遂民甲養老

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傳嚴在陝州平陸縣北○元坻案傳曰傅氏之義在虞號之與通所經有洞築於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傳說版築所隨之處說賢而墜代當版築之以供食

史記版木紀說為晉驛有傳說詞墨子傳說衣褐帶素備築於傅嚴說苑維信傳說益員隸土版築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是傳無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引書曰維高宗報

上甲微益逸書也閻按孔叢子偽偽書朱子曰出所引書乃魯展禽語耳○元坻案史記微素隱書蓋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曰微始

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録子部孔叢子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叢子凡二十一篇末為逸書子上下一篇題孔叢子微依託也然隨志者錄其末已又

學以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

純心與貌異乎全百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國西伯既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推其末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奉君禮以事紂則其與書據司馬說異何以異哉

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蓋說以為文王說先陳君謂武王為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召周人棄黎蒸商人皆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棄黎之華亦蓋觀政之語謂棄黎也言稱臣人不共敢拒大飛使阮臣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之以伐黎之華而無其政之說武王于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皆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夫東萊王文文事書說亦以西伯為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膺亡齒與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秦惠非利令晉也大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牛之敗在易紂都朝歌王圻于里黎在朝歌之西詩平式微侯甸於備其巨勳以歸也唐黃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於衛衛不能情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黎為衛也春秋開公二十有一年狄入衛史記曰突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秦使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三王齕攻皮卒拔之司馬遷大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諱死其從子稱權事晉以救唐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控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師不得視三鎮令疾欲誅補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同持節諭王元恂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元昌二年秋七月上遣判部侍郎李回至平澤潞直道河北三鎮令趙州秦秋早平回鶴鎮魏早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恂張仲武皆具書稱迎立於道左不救令人控馬讓備使先行自兵與以來未之有也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哲眾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原注或說謂新經以秦為交泰之秦紂時上下不交天無殊武王大會諸侯在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

詰同原注音泰者非元折秦狄少類曰屬名用交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真其出於唐大誓第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影古文尚書發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曰大天下之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影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秘書監學士嘗勝已改為泰非始於衛包案其書曰經云會于孟津知名曰秦誓者其大會以哲眾也是初唐時亦作秦經義彙考晁氏武公尚書說詞禮傳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原注書傳云紂至親管蔡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宋文公集註管蔡傳闕括釋亦見古文尚書說文卷第九十九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原注云十人非左傳襄公二年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

闕括注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夏蔡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闕本說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折案蓋書中莊公曰論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安論也有婦人焉故先儒無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

成文武公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我後世經書必非非也朱子論語註蔡氏尚書傳原於則不原父之說孔少類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者出既矣遠蓋不可不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明文歸其於疑可也陽湖趙氏醫隱餘考四北史會后妃傳論神武覺頭為秦武明追諡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弟也則以亂臣為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傳公五年傳云太伯不從楚亂天問云叔旦不喜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

以未盡善元圻案秦蘇天爵到擊紂叛叔旦不喜才逸注云曰周公名也善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伯入于王無善言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喜也吳與福補注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澤膏潤周公曰進曰天不降周矣實善言有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詩選師太公曰不可天動云爾紂謂武王曰武王之事天不佑之伯夷諫之使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喜其意一也天對物于厚作

武成式商容闔正義引帝王世紀全云云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

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惑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

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

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案世紀原文臨眾下有不容而敵是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

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

固辭不受天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

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違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

記釋其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其子視商禮樂之官

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

王入殷表商容問語史記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元圻案謝山

商容之言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屢為韓勣引過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以可信外傳也不以信各並取去取之確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舉勣也必於德又謂不爭而隱豈無勇蓋七國元虜之徒所為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伏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離羣之通也以下之厚齊書注亦不審王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容也武成故篇云武商容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墨案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於注出伏生明云表商容之間不應於注纏有異辭以善為

周陳洪範而後各則但云武開春則益高路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陳文為若其孫則一說得之  
自謂謫傳蓋子士安幼名麟安定朝那人陳太尉傳之會孫也百尚尚之志以垂遺為務自歎五季先生慈帝  
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景泰款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字書書序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

及古今字詰問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

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古別字云元析案五季止俗一武成

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直相承又說文解字書經也字林言火又反與字依實為云歸時於華

字字本自作其於後如借季為耳且置獸類屬不同書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直讀猶牛馬羊犬則

在獲禽論鹿虎豹即在獲獸數然可知管依字學本言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復謂古字音開呼為獸又

今字音開古別字開古闕字但開說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謂不得徑讀闕為開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

虛書闕四篇作闕以門以並此惡闕字亦當從說文作開磨石經作闕若衡書故入今文也宋以來進作開

字非也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齊書儒學傳顏師古補瑛邪辟亦人題之推自說文入房經房門

耶遂居開中師古官秘書監安文館學士謚曰載其所注書意惡冠章大綱千字時亦憲三在字據案宋上師古

所撰書謬正俗八篇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

侮鰥寡元析案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遺篇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暵曰蠹曰寇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

以弟為團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益古

文作憊今古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團鄭依實氏所本原注說文引書

半無今按團即洪範古文尚書曰暵曰團與周禮注同箋繼序按說文口部引尙書與

曰暵暵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暵曰團與周禮注同毛詩箋同應注同蓋許慎亦從實

連受古學康成治尙書亦篇康成衡買馬故皆依實氏所本也且康基韻訓曰字似團團開聲為一句半有

半無為一句而各篇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尙書暵者非也元析案意氏九經古義亦曰團傳文有兼

落聲不連團聲古文作憊今文作團史記作憊憊即憊也此書家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近之故說從水見

鄭氏身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憊後人轉讀暵為暵也說文曰團讀若團今尙書作暵是

又讀今文而失之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遂其為一也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人陸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父莊子天運天有六極五帝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析案小夏正義曰毛亨傳皆

之朱子詩義傳曰為此詩者亦傳其子之學也與文曰刑公論聰明文思奉合洪範五事却是字繁郭小夏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父知人自洪範五事

曾子固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

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

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

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白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

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關按真西山言

韓愈李翱輩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義實集之交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近素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韓非有度 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亦或當作毋

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元折柔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威作

作或高誘曰或古也古有字皆作或尚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言毋或或言爾後居傳或云或古也則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有也雖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為或有雖曰皆在夫或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為望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案李氏所謂失之者不惟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臣無威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

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凡子云○元折柔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元師解其子胥餘司馬云胥餘其子名也見尸雀同又曰箕子者殷殘身

為厲被紿在莊或云子子比子也胥餘其名又叙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毅魏河內人晉初書監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鄭禮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

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

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伯古曰黃氏曰抄云蘇象甫謂其

姓之國見舜舜與實而啟乃維禹不服一戰於甘自姒夏之四百五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巢來臣於商故作臣服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八百五十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姒秦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嘗解亦云夏桀保走三驪湯伐之遂奔南巢巢與夏險之地恃其寬遠始不服而今未朝故得命之○元折柔書序巢伯來朝兩伯旅巢命水經二十九水

又巢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巢國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是又巢北出居巢國也舒古放巢之春秋楚人圍巢楚圍巢有居巢故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

齊魯國屬巢縣宋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巢發誓一皇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為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暴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自自擗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巨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問按不知何書索隱括引故曰過可振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末末謙周語亦南軒曰至誠索隱所引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全云傳注尚書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云云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雋履大木折國累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於幼人弗及初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家世條今本大傳佚施學士文昭扶節古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掘其事於成王時後漢書周靈帝傳曰周公掘天子事又魯成王欲以公縢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世說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德故天不雷雨木折及成王薨金縢之策及周公之葬傳以亡禮謂命魯公郊而天位反風雨禾稼復起皆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推而證之

一箇說至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實而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問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征罪人始得為避而諫之何與○元坻案孔傳諫法也正義曰釋記文

鄭元以為魯春秋言即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首詳詳居東都史記魯世家魯春秋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遷行政事者天下之謂我無道也公曰我之弗辟之說公從鄭氏為是向董氏亦謂此一條一時居東答古語說來思之不然然歸三取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體骨肉之間然應以言平語便體然與詩以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尸方寮問公曰公固不應不諫而自諫文者諫于王亦未嘗從當時勢勢亦未必然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諫諍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諫諍以諫曰所以自諫於天下下說鄭氏諫諍為避居東則避之也乎當復復本文則鄭說豈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

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

引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謂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

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二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

於古也問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詳見古文命書疏證卷一第二十條○元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受命之說論衡之改稱元年主九年而後改元大業未就也文王既大統王而

得勝政元年春諸侯自於其國各禪元年是古之所禪咨或中年得政矣汝蔡竹書魏憲子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年景帝三年此必由於古也 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三年王錫金卣得專征伐流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不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二年書西伯昌黎武成九年之數入祭禘於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九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武成武解惟之元王辛丑二年大開武解云惟字一記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即位九年乃親兵于臨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亦曰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太公周公世豈自武王始即敗事之位通初喪數之高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再項氏頃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書解解題四書通外紀十卷目錄二卷秘書本卷安劉知通風雲司馬公隨歷代君臣事蹟詳短爲編纂詞史記不及包羅殫靡今歷代書不及厥烈之前欲爲加起而本朝爲後紀解後書臣事蹟詳短爲編纂詞史紀二改政前紀爲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書卷十卷書本朝曰及家尚書書唐志但錄此書以香無所謂尚書杜預春秋集解後漢載家語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於家也改書七十五篇古自有篇數仍七十篇今本地理志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疑凡七十篇故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木始以序散入諸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世所行歐先約注亦與陸宗輿反覆推勘非爲家原書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元

秦呂氏春秋孝行傳晉景文公與楚人戰於城陂名曰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必犯對曰臣聞禦寇之君不處於文禦寇之君不處於詐若亦詐之而已文以公孫雍季雍季乃處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交數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過雖今倫可後將無非是術也文公用答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陂反而爲雍季在左右曰城陂之功犯之謀也君用其非是術也其文公用答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

言曰世之利也皆犯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必有以一時之務先也世之利也者 雍季子人間則天谷犯而獲城陂而獲季無尺寸之功然而獲季先賞而告犯後者其言也當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雍季之事亦見雍季子言文公說相權謀 史記趙世家趙惠王嘗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其無功 襄子乃言國憂急難臣臣權惟其不敢失人臣職以先之

若爾二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 魯世 以不爲負密陰引鄭元曰不讀曰負 下云此爲負者謂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 書本傳蓋本此 本史記 鬼以道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二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元折案李士語錄云負不子之責于天只有鬼以道說得最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者其侍子蓋云也 上帝責二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蓋書其來本在成周公及代其死元曰曰代其死 書正義引康侯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 乃孫遇妾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釋文不與案隱所引鄭說豈虛固有一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在餽禾 今本書字餽 史記周本 以歸爲餽 二字通用見論語 古 元折案論語謂而餽孔子 春秋陸氏釋文云鄭本作饋爲饋與今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孔傳 漢地理志殷殿祿爲二國鄘鄘衛是也抑封武庚 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服虔魯依志爲說 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

蔡霍蘇氏傳從孔說林氏全

解蔡氏傳

從鄭說三毫孔氏謂毫人之歸文王

者二所爲之立監立政傳

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

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畢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論以蒙爲北毫說熟爲南

毫偃師爲西毫二說俱見

林氏從鄭說呂氏東萊書說

從皇甫說原注詩

叔爲監孫鍾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全云三山林之高字少類字或公師也○元圻案康成稱鄭衛

詩鄭庶履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之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牧之逸周書作準

衛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蓬蓬蔡叔於成師成師於東

衛曹放監之殷都以西爲鄭蔡紂監之殷都以北爲地曹放監之與康成說合○蘇氏云李孟與文訓黃氏度書

說亦從康成三毫康成以阪尹即三毫之一皇甫謂曰阪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井法最詳而

爲爭者無不得入薛氏書古文訓曰阪險之西界臨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井法最詳而

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鎮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無諸首不以阪尹爲三毫之

一林氏亦解立政爲引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至意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證據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

古最據一篇亦引皇甫鄭一說云鄭說可信

原注引採極之說見詩正義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失其名不

獨魯兩生也

方嶽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書是在彼逆地知彼必敗妻而歸周公○書其來降

賢者即宋人車先德也林氏全書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甘春祀此必非預聞者借其名氏不自於後

世揚雄曰昔者齊魯皆大邑矣其名果於十夫亦云程案之漢書魯八史記魯世家太史公曰魯景伯

亂天下皆惟同母弟叔秋期季之屬十人爲輔是以稱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矣此十人者即太史公

謂民獻十夫者節○陳氏發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有婦人

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都鄆鄆

案今本

文建管叔于東句下文注曰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鄆東謂之衛康叔

康叔代舊叔中旌父管叔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鄆東謂之衛康叔

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爲邯鄆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邯鄆衛皆

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旌父其邯鄆之一墩原注頓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

問神

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

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闕按揚雄謂酒誥篇

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像脫一種不同一轉者行也酒誥行二十五字與名誥一行二十二字文不同詳

余向書古文說說脫明說全云向雄相去幾時固說非○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以百而酒

詩之撰於王馬今亡夫 漢書藝文志儒者綴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皆三樂四散二 揚雄博曰  
傳吳公論語注云藝文志書類數盈句四十二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小夏侯法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詩勝斷率詩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者脫亦  
十二字 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向書意何為歐陽氏字夏侯勝受讀漢書詩說於大夏侯氏學後二建  
師更生成帝以歐陽高又從之經諸儒尚書相出者率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 劉向子政本  
名更生成帝以向為中學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 薄違黃辰 父若保安 父定辟荆公以違侏辟絕句 宋小雅新文箋引 書曰若疇斯父知

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 此二詞解從朝 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

谷 和張文潛贈 見无咎詩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須遠世且如別

推若毒止若辟石狂從父子絕句荆公從違侏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 林氏尚書全無侏辟九經尤無以若  
繫於圻父言所順薄違繫於農父言相洞萬民若保繫於姜父言當麗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為汝之職  
匹而於其下九變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秦誓之於臣若殺厥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職此也薄  
違者言司徒追逐運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父之也夫父定辟言司徒關地居民而定其  
法也又洛誥稱若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勿  
於名教也王氏之說曰復何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監厥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太子者親之也  
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 董少編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陽明堂位云雍明堂位非出古天  
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辟攝政非攝其位 董說解題書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一卷五十二卷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卷五十七卷五十八卷五十九卷六十卷六十一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四卷六十五卷六十六卷六十七卷六十八卷六十九卷七十卷七十一卷七十二卷七十三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卷八十三卷八十四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八卷八十九卷九十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九十五卷九十六卷九十七卷九十八卷九十九卷一百卷

雲登連其父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

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泆者而

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

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元坻安東坡讀全讀康 語酒誥梓材四篇又

反禮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誨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皆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 多矣而又不以為擊小人也或附會文經禮記勸之說起天殺說 經考考張震尙書傳有董 謂曰擊小人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其守之以為社

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

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 見皇定公皆 四左左傳

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

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  
恭明祀敬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祖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闕本校元  
厥家元被

家王 萬子孫用未祇先王之靈光此引徐周書王  
門解訓子奇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

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

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廡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

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訟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

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全云此有  
嘆於宋宗

室之不廢又云言無公族以卿子弟為之是以有外廡之稱。元坊案大家孔傳謂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  
家卿大夫所得皆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天宰職九兩注兩猶隅也所以協機萬民

宗雖別為大宗以收族者。周語王欲得國子不能導訓諸侯者樂仲曰魯侯李肅猶神明而敬事者  
賦事行刑必明於道訓而咨於故。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季於於魯宮。晉語欒伯謂公族大夫

公曰苟家傳思初補文敏也果敢無忌義謂便後四人者為之夫貴榮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傳民曰教民七族實封陳叔懷姓九宗實封齊叔懷姓六族大家禮法定以齊其家鬼養作一師其族

正有國者乃為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徒齊諸田楚昭用武帝以六條記秦晉以強宗為國法全至於五代之  
亂元魏分析舊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家教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

詰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教士也至畢公始謂之

頑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讎如孔傳乃與百君子義相屬以為指頑民非。元坊案呂語說文子小  
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謹敢教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矣在下自匹

非一入獄匹為為等故云民在下自匹之。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

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呼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入自不同。全  
章大補四明遺考以為欲迎一王深寧所系蓋謂畢公也。元坊案宋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及周周公以

王命詰厲子曰爾殷多士撫厥來之責負於臬屨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詰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黜漢律歷志引古文月禾篇曰三日曰黜

顏注謂說月之光宋愚以書正義考之禾字疑當作令方棟山云魯語有少禾少  
月之文禾字不必疑。元

折案字下亦言禾字之誤。國語少禾少月與大史文數難度大刑章詔注曰或云少禾輔也昭謂曰  
以五禾則月其二禾與。宋史編禮學禮書曰禾補曰月禾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紘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見史記  
本傳呂氏春秋侍君覽  
大列篇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子一人營居于

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至公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說苑南宮邊

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太意略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當成周不過為

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往觀之也果如言說死云云則王公殺餘之言皆駁矣元祐姜林氏尚書全解台說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先王之愛其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然然延延於萬年而不絕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身以亡無此理也謂其欲殺其子孫之實小計其德非之長短乃孫而實自有無疆之保子孫而不廢豈容其以天下與人矣夫豈教文曰凡居此位者欲於德致人不欲阻險念後嗣者却能克周子孫而不廢豈容其以天下與人矣夫豈教文曰凡居此位者欲於德致人不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此皆與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若與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法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闕注周禮記文王

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為宗伯之屬人司成於樂之終也元祐姜安馬氏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大戴禮言師傳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自是楚妃散宜氏

女任上當以散宜為氏闕按大戴禮帝繫篇蔡於散宜氏字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家孔傳曰於惟有相長華小大衆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禮氏以相長華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

右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

者十二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骨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祐姜氏九經古義曰儀禮王昏禮云毋後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

無逸中宗高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存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祐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頌尚書馬融鄭元云武

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被餘字見書古文訓從之書正義以鄭為安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

歷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

德後有過何云曲爲之說。王肅說亦見爲世家正義。孔傳云此德後方立故祖甲在下而在肅說合故先儒疑肅說孔傳也

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

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四云邵子經世書高宗爲據而考之乎。闕按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文王爲其先後公矣而枚舉之辭也即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坊

案無適正義曰鄭云祖甲庚子帝甲也有凡祖庚實武。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

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丁祖庚丁祖庚崩弟祖甲自立治殷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崩之七世而殞

家彙編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專國二十三年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彙編旁通

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是厥後立王則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彙編旁通

太甲後人安得至王則遂罔或書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九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

此心也。元坊案童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異茲其孝。項氏家說十自警辨

百聖相傳之心注曰不泄邇不遠蠻武也仰而田之夜以繼日辛而得之生以爲旦則公也發憤忘食

樂於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晚而不欲罷不能罷也也而後之生以爲旦則公也發憤忘食

之憂也子也八聖西醫華範如此學者舍意附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元爲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魯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元坊案據此則本義第七條引說文顧字良是存此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恤司馬公論知入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

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庸宣宗扶輿細微非

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

而急先務元坊案司子曰王道治近不遠遠治明不迫。治一漢書左雄傳宣帝與于側臨統

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中書令宏石顯久典機務。資治通鑑唐紀宣示九上年上親奉禮記宮中所

後令綴諸器能能其姓名不姓所任呼名使令典奏議者度宏石顯才用諛諂爲清樸本官保孫請

上不見顯成之及中書獲入上怒往枚擯改置宏石顯。唐書令狐綯傳綯字直度進王宣宗時

戚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見傳公三十 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

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廢亡決焉 元坑案漢書景帝三王傳中王名勝景帝前立問其故曰漢帝非有諶字之親過志之重書居黨朋友相為使夫宗室衰削骨肉殊斯臣奇所以流離東王雄俊尚學兵及諸侯王未序曰景帝七年王薨西王薨王茂薨王茂薨王薛光留川王賢廢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於京于之際皆權臣田霸翟璜等故王素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伯弱亡所忘懼主其姦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凡將邢茅胙祭 見傳公三千

豈君陳其一 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 四年左傳

關於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天子君陳世守宋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將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譜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蔡文經爰深非周公子或云持如君與君牙之類然周公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典輔之者亦周公也 元坑案春秋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曰伯禽封於魯繼世為諸侯其一子則高宋於魯氏繼世為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高者蓋指此也 鄭氏陳少南謂以鄭氏為非而陳少南為諸侯則周公命陳叔成子公孫仲父之子之重為京於古成之辭如是之確元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本公孫仲父事何無與觀之說言他人然決非無地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此君陳 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鄭以目驗知之 原注儀禮疏 關於地理之學高外於目驗固言百聞不一見康成取古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郡往來充驗之域者也 元坑案鄭注目驗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

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生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誤有善歸

主李斯所以亡秦也嘗足以為良顯乎順慢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

疑不可解矣承祚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關於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一於坊記女知

當非大小臣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也緣後出事件成王語氣成王之疑於是百十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蓋六篇為人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民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一第二十七條 全云此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窅以此為古文作偽之證則又適矣齊邱方攻古文尚書為偽本不敷信繼序按禮記春秋繁露皆引此則真古文矣論雅雅語云順慢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文技為孔傳云順行于外 順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乃將順則將順與說絕不之禮記王制鄭先王詩書禮記疏注亦可作陳子斲 元坑案陳氏尚書傳曰葛氏曰成王失言曰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執事聞言言則拜為改過不吝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與陳氏深善其德也 鄭氏曰王與君陳前言之善也不若謀賊人言及既施行禮然不有期日向乞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真氏曰善則稱君言矣從王此義人臣自感者所當知君以是語告臣則不可也 鄭高樞李斯善則稱君而王備約

亦非之王之名不義然其言是為禹世法臣亦同獲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變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義公二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

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圻案戰國策為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魚而異魯解裘

不知因以爲已善者有是善而玉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玉曰善乃賜單牛酒衛靈公曰苑莖之言寡人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季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子思之論衛一也

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釋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聲同故王莽且

同所謂以言者也元圻案周禮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大和實生物則不繼以五土謂之和故能豐

職而物生之若以同得同應乃乘矣孔斂子抗志爲衛君言計是實而擲臣者如出曰子思曰人主自

臧則物謀不違是而蔽之猶却求謀和以非以聖漢書孫寶傳王帝立寶取寶師王黃龍游江中孔光

馬宮等咸稱孫功德比周公宜宗廟願寶曰周公上聖王公大夫賢尚猶不相說者於經典不相損今風雨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宗元封謂天子不

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

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士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固甚然

康子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

禮案以上通朱文公答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子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

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朱子自注云禮文外集廟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下云而士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蔡

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上帝后尊號有欲侯

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

第備樂而不作可也何云元劉韶美闕按韶美名懷順晉州議曰唐自武德高宗

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

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

問未為定說也何云朱子語錄特記其發自歐氏耳闕發歐氏之言謂正正之

服亦有時也曰秦繼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禮變於不得已禮非窮終不壞也三年之喪祕議而行事者有四邦其一也夫郊必充禘大裘則即古無時而可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元坑家刊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禮生命成書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氏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宮故在秦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

事見趙公七年左傳陽葵之民不肯從晉事見傳公一十五年左傳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

王化之入人深矣全云豈特春秋之時至秦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

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

亡在風俗四維不張國按賈而秦歷促恥尚矢所國按子而晉祚覆至其知本

之言哉元坑家刊傳說二題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後秦監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

以此目前之德澤特民深處不直捨周服晉何如也史記周本紀王桓五十九年秦昭王及西

周四郊君弒秦盡歡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問君若士燕卒周民遂東亡書文粹二十八賈至議

楊根條秦貢象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其義文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

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之所謂信者則謂信軌向之失於末學

之號稱循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於庸然向風致便禍土呼而四鄰震動民思再亂

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臣孝子比節可封進節不得而萌也賈至字幼微洛陽人

會之子唐書有傳蕭宗實應二年楊紹上條奏貢象疏諸語可通讀李壽持賈至嚴武並見籍說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

餘元圻案命曰狄殺預民遷于洛邑密通玉室式比厥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處不一人以章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鄭康成此篇衛詩諱曰以險餘民封康叔於衛七世之頃侯晉周厲王時衛國政案衛風先變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乎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

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子遺作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

傳公二年左傳而知莊文子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宮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

後有吳鬪蓬後之徒出故季孔有衛多君子之發顯益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租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樂後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又佐之至白

推賢讓能風趣衰狐偃信之也直至景公時晉子讓其下皆讓其後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衰素所以長

久唐薛登上疏曰竊竊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傳林樂徐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年十五年左傳尚父之德遠矣晉示人之守禮事見哀公二年十四年左傳周孔闕

孔當作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至盡引刑曰帝清問下民無辜字然岐

以帝為天則非闕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事也以此說非皇帝字元圻案盧以云云闕云孔傳誤作

下有銜吾里小作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

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

矣元圻案羣經通串元中說注十卷天當亦阮逸天際說

張子韶全三張安命公九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

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

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驚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驚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驚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之言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然然則但有足感動人者何也曰禮宗何人或有得最作奉天詔書  
 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一為之命亦必當歸仁君子憐殘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說以勸厲于臣下也  
 或曰安知不出於穆王之自為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五十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老為志區區和兒輩  
 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無志如此誠之言文後之命禮曰史致之是平士而里侯枝其父輩  
 得立也嗚呼何忍言之耶使王王知有父子方為痛絕死之不給身為殺父之所立乎使王王推以濟濟方  
 曰林父當阻以報父仇責命文侯而無一言以自諱無憐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與  
 懼然必有邪耶而在位五十年毫無幾殆是苟不孝之子而已孔子之尊以壹平王之罪與九丘同也 春  
 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至胡門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見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也 越  
 王與吳人吳人書於吳哀之元年吳子敗越孫名踐於會稽之上而史美不書吳仲尼則也夫五十九年夫差使  
 人立於蘇門出入必請曰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又即對曰雖不敢忘三五年乃報越然則天祐之數復又誰也  
 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言微矣 揚之水至于渠首曰申侯與大戎攻宋周而殺幽王則平  
 王與其自庶不殺幽王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憐至使國家取之師及為報  
 施慟恩舉則其志親逆理而為罪於天 屈史美神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說 史記活書諸說又  
 侯之命亦極美言之勤政復繼繼而揚平王之無志後復哀氏愛德廷毛詩諸說式微篇補不王句謂弱  
 為強而貶賢後無發之心據之水篇謂平王豈為弱可憐自孫自以讓也 張子韶作書儀統謂自孫與至  
 秦誓為論一篇數稿補集中 胡氏安國字康侯建人論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來進多  
 借以託諷諱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突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萊誓禮記卷之後世起

復者皆以伯禽藉口豈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  
 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  
 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魯公三十三年殺之殺音始墨若伯禽行之則音不言  
 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禮記卷之後世起

記改作胙 尊問正誓曰周公致任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者為母喪也

魏魏禮諸侯於范臺魯其公舉鷓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聞魯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禮記卷之後世起

元祐安國國策卒士魏魯鷓擇侯於范臺魯禮魯君鷓擇言曰王君之禽饒飲之酒也王君之味牙牙調  
 也左白台而右閭閻南殿之美也則哀林而後閭閻鷓擇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其國王君兼此四者可無  
 戒與飽飽莊曰飽飽有之所謂則周孔之澤深矣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彭越城  
 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獨獨不下為其守禮樂為王死節力持項王頭示魯魯王兄乃降

周文公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禮樂善言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

之有文秦委若無云交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書雖則自然原注古

同云員來魯魯弗來之說誤以安章考 集論輩氏孔經安孫四正發員即云是尚書本作云衛伯故古文始从員詩出其東門云駢發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五日員孔云本云作員商周發員釋文員古

文心雕龍宗經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哲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見大傳引大傳說魯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書可以觀事公孫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

書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諸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同○元坻案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穆姜之言元亨利貞集公九子服惠伯之言

黃裳元吉昭公十年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言于鹿俱見周叔孫穆

子之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傳成鱗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閔馬父之言商那

之頌魯語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白公子張之

言說命楚語其有功於經學子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馮任史佚以來統緒

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坻案尚語韋昭曰皇極詩作麓古字通 馮氏見尚書皇極史佚在左傳國

顏氏家訓云王褒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祭曰世

漢北以康成人一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察然陰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遺思其意當盡矣所疑猶

未喻焉凡有一篇附書目釋集大卷詩賦論語禮經文選文游賞說王褒集元尚書事僅載為

經學也○元坻案顏氏家訓勸學篇曰吾初適鄭國與諸生交游實說王褒集元尚書事僅載為

諸儒置之殆將發見見非虛也文集止有詩文銘誄等書事乎且元儒之中天開百七十五條也董夫而

退者不以為然○元行沖疑曰子雅規元數十人百子雅學者時有中野馬昭上書以為屬謬文曰自

其學得尚書注遺而思之以盡其意當盡矣所疑者猶木喻馬凡有兩然於其集文王甫說那六十八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集公十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

傅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坻案如天官師道

王岳陽曰祭法適土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土也

王景文

全云名質

謂文章根本在六經煥女國

伯王

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願命遊

廬山序

所歷曰當用禹貢

何云王景文謂文士讀書不傳其疑是宋字元坊案王景文為漢

伯王 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願命遊

制度無不備其書法亦公出考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願命公拓其樂名曰吾得之五岳之墟丁亥追遊廬山之問詳事概覽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二十三年進士宋史本傳神其博通經史嘗論文與張孝廉文子遊深見發重寶者書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張安國之名祥應馬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字集居于湖陰序也張伯玉即張修潔端山叢談所稱端端公曰朝朝人善也其書時號張百杯又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遠字李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惟賢監方立能直言極諫科舉中為御史

伊尹之如終書序倫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興發蓋惑於汲冢

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九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

衡云

氣壽 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二云壽者召公元坊案晉書曰召公既

伊尹事作述正表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至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界曰法宜皇甫謐云伊尹生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監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唐出

自桐殺伊尹沈約註謂此又後世所加論衡冤家鬪閻八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成君攝七年後復遺老出入百歲矣曰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聖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王太尉楊牧辟為祭酒成都王穎後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章帝傳曰齊王罔矜功自以機器佐作素王願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汝南俗通曰辭物類名就讀時俗佛徒文雖不典後世服其冷則聞王充佛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篇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之

刑三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謀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原注書禮疏引書傳說

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坊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謀師乃伯前歌後舞注鼓音特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云五是類聚本來備荀爽謂之五避李雲謂之五

氏

何難其義氏 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鄭書楚說矣案經曰東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

者皆備至也打氏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說各異其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鑄非也是文亦古者觀禮大司馬左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之異曰時為人起疑乃法云是或為氏漢書五書文後有非才至元孫氏為杜公小顏曰氏與是古通用字上經五字屬上句為疑乃法云是或為氏漢書五書文後有非才至元書荀爽傳對系曰嘉祐徐天言符出地五雖威備各以其敘注題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歷贈一年

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覆育其八則五氏榮德注是鍾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水字直箕屬東方本克王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

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

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禮漢天文志記天官書亞云軫為風主無

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象德也藝傳詁足信歟○元坊案龍正教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張奎

乘也秋物收而堅故金氣為燥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火不行不處故土

氣為風又鄭云箕好風有其東方木宿屬中央土氣土主為妻從妻所好故風也畢星西方

金宿屬東方木氣箕不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漢天文志曰異在東南為風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其若東南人診則多風西方為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

漢志軫星亦好雨或謂土為風子之說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吳崑山人論學朱子之門登淨慈進士齊羅

田合國子學錄於著者有法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闕安先師吳本易先王問余五

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業者與食凡不獲其所有者與貧是以

終身處乎貧賤之域而不違厥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有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榮雖字故

五福字得有此論甚精萬氏集說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則

如貴所釋釋以取富福也富貴賤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制勝之失○元坊案晉書周處傳曰福

極善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聽言做好德則致政致善可知也極言惡則致民於不義可知也賦此以

鄉感者人君之罪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德而非可賤者也故好德則錫之福賤者之所以勸

天下之人保德于中固已足皇極矣於皇德言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做好德而致福之在子

民則考吾之得失蓋善實踐非考吾之得失者也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下之分也五福者

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苟其勢亢其德降下之民皆貴乎平哉此言所以不報也元陳氏書集

傳無難曰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者常分也位高者貴而位低者賤而不欲說則浚其窮而後受顯士曰曰不言

貴難以嚴於實實未必為福賤未必為禍故樂打實貴者而不得其死則同原委於今稱之以上禮說所

見不同而皆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解其理何故故陳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

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一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

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頁以政接於有虞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

辨讒言闕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廿八條○元坊案今本施注禮記仍作豈豈後人所改尚書

雜曰孔子未書也黃帝元孫帝嚳之書是于秦穆公凡三十二篇今本四十篇數遠近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一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趙越郊神訓古尚書百二十篇也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秦焚書

後復出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宋左傳數言為作百篇凡一篇篇或數言或意遠條成帝詔劉向校之非是

後漢趙熲嘗論書出於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篇數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一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尚書未必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註至孝之語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名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原註帝乙湯元孫之

孫也按文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未詳唐陸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季今世六世孫十一君亦未詳 闕按唐成注禮記引易說彖初作天之錫命禮司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湯之六世孫但未貞尚書。元圻案易經乾鑿度外子曰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書之孫也書曰湯之六世孫但天姓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七天之錫命禮司同名名義以生疎殊本則天地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天輝大輝正則子殺與易之帝乙為成湯云云 唐書儒學傳陸正節頴川人諱買宋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語而終呂成公書說且洛語而始原註宋子曰蘇氏優於頴林氏優於繁王氏優於鑿呂氏優於巧然

其間體有好處 全云成公為少穎字其書蓋以禮說說。元圻案 四庫全書目錄書藝林之書尚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說疏篇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研得陸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蘇少穎持自洛語以下皆後補也然之荀初篇為祖謙持去則祖謙自見其書可以束來書說始於洛語以下云補之奇之書乃研又有所謂修託乃祖謙文呂祖謙書說三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原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門人雜記之語編削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原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門人雜記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編之所遺別文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 陳氏書說解題祖謙慮不克終篇為自秦書以上逆為之說然亦僅能羊洛語而已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秦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

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古其民商俗利口其敵久矣邵子

觀物內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又曰尚行則黨黨風行焉尚言則譏譏風行焉

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敵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喬夫所以

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愾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

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栩栩無華此漢之家法何意本蘇傳 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金受書兩朝

列傳如張敖曹書周亞夫嘗擊各少文多質備史則文翁亦女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曰袁宏二元折案史記張敖之列傳上問上林射諸禽獸數十餘問射左右脫不能對成圍圍笑從旁射對曰葉芳詔釋

之拜嘗笑為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終侯用勃何如人也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張揖如何如人也曰復曰長者復曰此兩人言事言不能出口豈欲此魯大業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選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去為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為魯人太強致厚當帝以為可屬大事初不好文魯五台諸士說上東朝士而貢之應為投諸其稚少文如此 後漢書華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女靜吏愜備華華曰

計不足月計有餘法說文曰愜備至說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

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知心為恕詩

春秋

主左傳

正

洪 關 雅 榘 六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何云以原憲為強知漢注洛水滅殺摩者固博雅其不免於僂子之賜書與

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原注克己言容德言忍則至於容何云容合不政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

容于頑之意非謂學之大事也○元圻案朱書君君德曰見動而變者皆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聞然猶有堅剛乃蓋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容裕放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空言德淺深固有關連乎此者亦有許也○元王臣大與尚書蔡傳許氏曰疆忍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一也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運輝乎為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  
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元圻案魯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繩墨為五則者以方面平直輕重皆天理一定之法故也若為人而不能至為人之理豈美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  
音樂書晉書公上丘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詩見魯語上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  
聞本無此三字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

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入心之意小  
雅盡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其害倍於阻饑  
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勗切于民伯夷路曲民惟刑焉平水土主

名山山稷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稷案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得而伯夷之降典若獲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告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而食之者誰能克之與元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

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嚴萬民之罪壹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管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重刑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二百大辟一百鞭刑五十變周禮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若周之法登三刑以刑邦國語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禮既表穆王既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補百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五刑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

所謂惟克大德在此二字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刑而司刑者氏天行罰作配在左奈何其不敬敬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尚是告者也臯陶

明是中也極王之告司政典獄危是中也者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

者足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問本云繩拂元板作繩拂於陰室安書見

明七年武帝紀大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毘於寢宮高乃士傳作法於儉其敝猶侈

況以侈不後乎集證按卷齋雜筆十四帝王制孝聖親規以前儉貽訓子孫其繼世家繁而後可以

聖臣觀之狀頭有上障下挂葛燈籠麻繩拂中表裏因戲而祖儉素之德上不吝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

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寢殿宮見梳箱一作木梳一黑角毘一草根刷子一數曰先帝親正聖極以致升生雖

身服用惟簡此物變傷云云蘇秦在即儉真以素聞明是聖德之典宮向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距奉

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殿之璽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謂明是履位未久厲禁爲治故見

大宗致物而煥然有惑及侈心一動銷天下之力不足以割其求向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貴也若壽高帝

周武帝陳高祖儉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晉天元叔寶煬帝之侈侈存於桀約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

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微少恩曰

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不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

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徧

聖言以文致慮豈經之過哉曰舜巫之事君知之矣 通鑑梁紀武帝曰帝升魏陽里謂諸兒

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土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三國志魏芳王芳紀嘉平

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關太后遣芳歸藩于齊任是日臺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重厥位允廢昌

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書師之所師不足鍾離北海東銀字內溫深稱其言

超傳超謂程璜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伊尹之舉者不足鍾離北海東銀字內溫深稱其言

又帝新紀太初六年溫內風太后以伊霍之舉廢昌幼弟廢昌後孫封爲海西縣公 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

封爲新都侯元始五年王莽崩也絕選宣帝元孫中幼弟廢昌後孫封爲海西縣公 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

安漢公居攝政周公故事 唐書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

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忘難之曰白素王又爲元王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朝建成元王京臨湖殿寬

變蓬回奉土踵呼之元成傳情引弓三射不能發王 詩建建戎再中元吉

蘇綽大詰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

之遺風也何云大詰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 全云何良過程蘇綽未允承嘉一輩人議論 元圻素周

欲革其弊因魏帝宗朝羣臣畢至乃命爲大詰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漢書王莽傳信諛二在

都太守翟璜之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恭書夜抄懸于宮廟邪廟故大詰作策謂臣當反政羣臣之惡 揚雄

太元更次五刻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台於古利用聖矣 比史

學紀周生 卷一 四十六

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咸加以頌鄧之辭百姓怨怒 宗王氏安國曰帝思文宣淳淳遠使蘇綽  
為大詔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故詩云爾

史記秦紀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二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

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

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去敗峭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

手聖孝秦穆之謂也 穆公是謂者第一倓過自豈之

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自秦穆以後作誓書與穆公誓書之意雖同也康節

竟為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 元圻家祭秋禱曰穆公雖祭不能離其言而其時悔過自文

意誠合大帝王之用心與其誠也不保其往也其秦穆公之謂 春秋傳公三十二年晉人交妻敗秦師於

大傳 唐說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 康成注

唐冊太子文大傳說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

之長益方伯也大傳說非 元圻家祭南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為皇太子文大傳說恭於齒

華數冊天子文大傳 說開王者禮器天之六葉表百里而安度陸四方而連元子又史詳文簡太子所書云

川澤之大天放欲翫狎之高曷羅斯祀敬心養養五侯所知也 何陋孟侯為太子 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

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許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新曲書固不自許太子 王為孟侯皆可不信也 漢書地

理志二監臨公孫也以其地封弟康叔故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詩地理及衛伯鄭氏曰康叔之封謂諸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益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

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 晉武帝 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

矣 何云此條書佳然何 與經筆筆入攷史 太史公引克殷度邑 宋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筆本南書克

注周禮 秋官大行人 云周書王會備焉注義禮 鄭氏 云周書王北唐以閭許叔重

說文 翰字 引逸周書大翰若鞞維 今本本字在文 又 鄭字 引孫有瓜而不敢以

振 今本南說 解作五 馬融注論語 鑽燧 改火 引周書月食 原今 本補 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

時汲冢書未出也 杜注已成而汲冢書始 出詳自撰左傳後序 千里百縣 京公 二年 嚳之禾矣 葉公 十六年 皆以周

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書宋傳太康二年汲冢得竹書七

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注紀成威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書改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

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

則繫周書於汲冢其義明矣開按王臣大康元年書改元為威五年左傳

武帝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繫者也汲冢發於威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大康改元三月吳孫資始得知之二年始見其書改序曰初藏在魏府余號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之元圻案晉書及晉傳皆字微遺疏廣之後王基未廣曾孫孟孫雖因去疏之臣遂改姓焉物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冢王墓或言元帝竹書數十車其紀年二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大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五年秦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略同二篇與周易略同又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以訖卦而舉公孫孩二篇公孫孩與魏陳勝易語三篇言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雜論語師香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項評一篇隨國卜夢好怪相書也采郎藏一篇先發疑之世數文言此藏金玉事總書一篇義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移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論是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問書折壞不識名題皆在考作得觀竹書禮樂分經皆有考證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隨甲休兵乃申竹書意條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訖會及郡及縣有按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問編科文字藏在校序舊說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曉 王氏此條本李巽駁逐周書考

書大傳禹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案康成注隆即毫降之隆或作閔谷今河南

穀城西關山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會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

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贊物二十一孔吳注稷慎也自義渠

以下其贊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夷高句覽自高夷以下其贊物十四夷高句覽自權扶以下

其贊物九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

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

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禾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

二代其說非矣方橫山云先儒謂三格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為二正義曰義與義公字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去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對夏殷二王

之後以為上公封曷帝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王文後周伐郊天祭其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朝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美孔吳注戎夫在人名遂成也集解變形之言言皮氏華氏

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其

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毅平阪泉縣宗元都西夏績陽有洛  
之亡原注國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二十五年殷滅波氏。路史國之紀華氏六轡  
作辛氏又接九城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許會位平林後漢平林蓋走黃沙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  
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紀年武丁三十年周師伐豳秦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紀華氏春秋之義  
渠我秦昭隨之為此地今秦州平府盟會圖雖在汾州介休西有林六轡林氏國紀華氏春秋預云  
中牟牛非曲渠今將陽郡有果余萬山所集。鮑作西魏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巢淫云或以爲巢商之  
間特起於一方存案。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鄩氏之裔天論即祝融後也今鄩城六轡曰會氏商氏世本有男氏  
潘天論作南國書之有南也有巢今東州軍程長安志引五子文王卒於單浮呂轡十八武王當封於單程陽  
氏天論曰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陽音德即音若果陽南陽雖可悉數較平。一作平氏阪泉秦姓其後  
里尤強鄭公傳茂漆風城東。里阪泉堂縣云。鄭作懸原。紀年帝癸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黃玉。路史  
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祭國或謂重黎也西夏今鄩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辨說張文潛

野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原注今本缺諡文心雕龍云賦靈夢諡出於此  
呂成公業問曰文名與以虛名諡天以靈顯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原注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蘇何引周書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兒漢書本傳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陰符按戰國策天老

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隨按蘇秦傳引

定後有大車將奔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圻案道經微明章將欲龜之必固覆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史記趙世家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昔者天

以起賜吳不取今天以興賜趙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亦會稽之厄

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

而諸侯皆背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秦之時也不如因其數而遂取之乎擇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必藏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原注管子所云造六峯以

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戊篇數說卷六峯以迎陰陽者九九之數以許行為神農

之言量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

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彤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

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閻按王元美云空虛讀如計以全有政言也至文

子號研漢碑作岱研亦可證。元圻案周禮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氏周天歷度天不可得

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諸國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爲句渚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十有五足謂矩狹

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列子天瑞篇黃帝曰谷神不死是元氣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源氣若存用

帝之不勤騰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形動不生聲而生聲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

帝泰畤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越語子之所作也。陰陽易五行以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畤法陰

陽家神農之法。篇黃帝十六篇周禮二卷五行家黃帝禮儀二十五卷神農天以爲五帝。十七卷書黃帝內

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篇之目目於孔氏漢志不

載元豐臣毛漸采得西京傳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氣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二易其

說元豐志曰古三墳書於天嘗言得之於比陽於家墳者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張天

覺傳撰。程子曰孔子討論聖典自唐虞以來使有所謂經之書乃後世世世述當時之事大其義理如

周禮所謂辨書之言及陰陽醫方輿黃帝之說爾。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禮一卷禮記上卷一卷禮記禮運

行節圖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曰邵天文算法類周禮篇目。禮是書內稱周禮長八尺夏至之日。禮。八尺

寸蓋器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為勾故曰周禮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言勾股之屬祖

鄭康成曰。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曰山墳。曰氣墳。曰形墳。天昊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入皇

神農在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極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用學記綱目 卷二十一 五十一

遜言則為梁邱據之苟同元好春卷鮑商胡亮孔傳曰喻臣當華剛以正君若亦當柔以納臣 唐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聰明自詡見屈于正論而為欺于發說

周人乘黎祖伊恐案此西伯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

吳華嚴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莽竊懷不韋陛下至仁

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元好春三國志吳華嚴傳數字

承吳吳郡良進人也以文學入為歷府郎遷中書郎蜀魏孫升并嚴詣宮門發表曰聞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竟何為聖所激而想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致故臣以草莽竊懷不韋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 漢儒以春秋決獄 六卷子

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見襄三十一 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

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傅曰

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

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閻株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古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荀觀聖王之跡則於其家然

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常舞文弄法殆殆者豈非李斯之徒也乎元折案荀子曰非相儒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殘觀而機改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家然者

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數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史記李斯列傳

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諸

皆道古以事今輪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誅有文學百家諸君燔除去之始宣可其

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諸君朝誦言便宣事帝

曰鼻之無書論論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網善漢書文帝紀帝

為太子承行好儒皇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自霸王道統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拘足

委任劉原父秦進唐書漢法制亦自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己制度文可觀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又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

用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文公 五年 洪範言惟十有三祀其于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其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

亦然元折案洪範孔傳商曰祀其子猶祀不忘本也此篇其子所作其子商人改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南天隱述  
傳聞潘子淵明或五字深明名元亮尋廢案晉書大司馬荀勗之會孫也弱年薄官不聚主統之跡自以首領  
晉世幸賴恥復身後代自末武帝王業漸隆不復再仕所著文章皆顯其年月兼照以前明畫晉代年號自  
承初以承准云守子也後漢書陳留博野晉祖威成宗問為尚書其位召辰為堂寇大失銜病不肯應三  
子參豐欽皆在位乃令陳官歸闕門不出獨用漢家禮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廢乎

既獲仁入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復漢在於一言元折案漢書何遜漢王莽改項羽何諫曰夫能諫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民之上  
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巨致賢人收用一人之遺定二秦不可  
圖也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計策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目公而應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殘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書按王  
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堯  
天之法如堯禱止得其平渾天之法如望像准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殘環玉衡渾天法也渾  
法變於蓋天創意者尚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  
召公畢公六人耳閩按書序傳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元折案錢氏大昕曰李薰字仁甫有歷代  
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尚書百篇圖一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勃之於充張咏之於稷李湛之於莪府可

謂能益愆矣全云孫則若李敬義之於勸○元折案真西山論語集注父在觀其志意沈充病也其  
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國進邪就遂相弒禍及敗歸吳與吳入其故將吳無家備殺之云云勃見  
張義博勳以五百人守洛陽為慕容恪所執獲送高梁晉張穆博時東晉淝陽侯師圍城已累乃使博  
張義博告東晉于帝帝遣使送花套裝長纒等使口頭說語高梁以功封江安縣侯子傑別傳為吳興太守侯景  
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降樂助其使為將及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益曰忠貞子唐書  
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異相議未久而發鏡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武后立  
進爵為侯後流萬州以備養死子遊說一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強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杜子春曰條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  
禮未改愈可徵高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致當讀為濶除之濶秋時周  
不在五刑之內惟叛逆之賊乃偶用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叢政不  
常修則壞集論東坡曰器久不用而異生之謂之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  
非也龜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龜

皇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皇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皇陶執法于

因學記開註卷二

五十二

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

然後制刑原注又與者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元折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有制刑實學

曰有之三蘇蘇軾前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

當為稿爾見東坡姓名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讀詩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今公實甚家過大息不

者平文理有窮某使大臣獲濟事有貶其故人制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

而垂棘返事見傳公二年左傳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后所以開義則服防患則微昭

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三年左傳此可以為玩物之戒元折案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

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

問者勝閩注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倦問余嘗集陶宏景書語證為任職曰事不知

無聞善無知問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者學百亦可見其志云○元折案老子語見文字自餘篇荀子大略篇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讓說孔子答為邦之間終於遠佞

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說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案之固說林氏尚書之辭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

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宋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

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

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元折案陳後山集十書樓銘序曰既垂十年河決瀘州彭城當其衝守

臣蘇其案防於南門之列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詔意臣畏乃

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師道伏惟居間南仲內播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狄牧直王君能使民以讓其才庶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業也又進獻而後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入歌其政事則傳其善德而無之者王作可舉而行廟臣之屬何與於此後山集註曰先生諱師道字履中字履城人年

十二讀南齊先生食公宴會父登之遂請下門元祐初蘇公與僕從列薦乃宣之元符三在除秘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

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謏洋洋而下亦叶其音益欲日誦

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元切宋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

詳自京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著歌言元首股肱者以成治其言安以樂安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庚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怒以格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一聲歌雖載於言言詩之

擊石拊石百歌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宋林氏曰薛氏劉氏皆以為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

皇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閩校東漢有學宮字比其一皇擊磬而舞沉聲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以下

經另為一條 方榛山云舜典變曰數節斷非脫蓋豈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君實其益益稱不

當疑舜典以益稱上文已有矣曰不應重書曰也然釋井脫說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政五經○元圻

宋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衍一節也何曰也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不諱者惟皋龍為否則亦已

矣又自贊其能德不為也巨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篇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起而首也 東觀漢

記列傳十三王章字世公蜀郡人補軍令吏民同化實業於學宮皇使五官擢長沙費為飛雅樂擊磬鳥擊

足垂麗堂而舞翔翔復上殿庭屋十餘日乃去 四庫全書簡明錄別史鄭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

漢明帝初修後漢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其志雖劉珍孫熹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今已散佚今以永

樂大典所載稱畫勒為二十四卷 常璩華陽國志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全云靈字和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元切宋備禮記禮者謂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禮言出自屏南適

門西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申侯怒與西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為平王 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繫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難未報王略未復正君坐新嘗膳之時也齊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遂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查爾和也兵已罷矣曰未遂能通諸侯小民教之平王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德鈔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

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卷二

洪範于民古文作洪范薛氏

李宣書古文訓

曰大為民茶毒也

元圻案禮記王藻天子指擬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者則謂後匡職於

天子也鄭注案謂舒筭之筭筭于大駱篇諸侯御茶毒筭注朱古舒字記連元以來侯有年表制茶是德來隱曰茶音舒又傳林傳善好筭筭于臣步舒徐廣曰舒作茶亦音舒是茶與舒通王氏行說蓋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味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人

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

湧實石負圖即其地也

閩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元圻案張掖郡即柳谷山元川溢湧實石負圖狀象龜龜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漢置春秋曰民池縣大柳谷曰夜激波涌其聲如雷曉而有者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實而惡其計也使擊去為計以蒼石室之至言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

霸三公行一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元圻案曲禮曰五等之長曰伯鄭注禮記案

三宗者周禮九命作伯一伯分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西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之衛溫禮記案許公與叔曰唐虞官內有百長四岳外有牧伯王制所謂九州人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

狄大宰所謂建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備九牧是也又伯各以其屬屬天子至一八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一伯即唐虞之四岳也禮案一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垂其賞者以為之長而聽命於狄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輪之其數外雖何從而生哉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

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

所以異

元圻案此條皆與西山云聖元聖中語聖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 眞安寺公名德秀字舉元聖字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倉元善

全云名體二朱子弟名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

穿鑿之患矣

原注呂成公曰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實氏大學切致之 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行敬慎獨為主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易民之法言曰盡心則無愧乎小則無病

治梁及岷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靈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



